



夫畫百... 卷十九

畫... 卷十九

畫... 卷十九

畫... 卷十九

畫... 卷十九

畫... 卷十九

畫... 卷十九

畫... 卷十九

畫... 卷十九

詩

卷十九 十八葉全

卷二十 十八葉全

文

卷二十一 十八葉全

卷二十二 十七葉全

卷二十三 十六葉全

卷二十四 十七葉全

十七葉全

畫... 卷十九

畫... 卷十九

畫... 卷十九

畫... 卷十九

畫... 卷十九

畫... 卷十九

畫... 卷十九

畫... 卷十九



後村居士集卷第十九

詩餘

哨遍

昔坡公以盤谷亭配歸來詞然陶詞所繫括入律轉序則未也暇日游方氏龍山別墅試效輦為之伊主人刻之崖石云

勝處可宮平處可田泉土尤甘美深復深路絕住人稀  
有人兮盤旋於此送子歸是他隱居求志是要明主媒  
當世嗟此意誰論其言甚壯孔顏猶有遺旨大丈夫之  
被遇于時入則坐廟朝出旗麾列屋名姬夾道武夫滿  
前才子噫有命存焉吾非惡此而逃之富貴人所欲  
如之何幸而致向茂樹堪休清泉可濯谷中別有閑天

地况鱸細於絲蕨甜似蜜采於山釣於水大丈夫不遇  
之所爲唐處士依稀是吾師覺山林尊如朝市五侯門  
下賓客擾擾趨形勢嗟盤之樂誰爭子所占斷千秋萬  
歲呼僮秣馬更膏車便與君從此逝矣

六州歌頭

客贈  
壯冊

維摩病起兀坐等枯株清晨裏誰來問是文殊遣名姝  
奪盡羣花色浴纔出醒初解千萬態嬌無力困相扶絕  
代佳人不入金張室却訪吾廬對茶鐺禪榻笑殺此翁  
臞珠鬢金盡始消渠憶承平日繁華事修成譜寫成  
圖奇絕甚歐公記蔡公書古來無一自京華隔問姚魏  
竟何如多應是彩雲散劫灰餘野鹿銜將花去休回首  
河洛丘墟謾傷春吊古夢繞漢唐都歌罷歎歎

賀新郎

吾少多奇節頗揄揄玉關定遠壺頭新息一劔防身行  
萬里選甚南滇北極看寒鷹銜來秋色不但槊棋夸妙  
手管城君亦自無勅敵終賈輩恐難匹酒腸詩膽新  
來窄向西風登高望遠亂山斜日安得良弓并快馬聊  
與諸公角力漫醉把闌干頻拍莫恨寒蟬離海晚待與  
君秉燭游今夕歡易買健難得

賀新郎

送陳君部  
知真州

北望神州路試平章這場公事怎生分付記得太行山  
百萬曾入宗爺駕馭今把作握蛇騎虎君去京東豪傑  
喜相投戈下拜真吾父談笑裏定齊魯兩河蕭瑟惟  
狐兔問當年祖生去後有人來否多少新亭揮淚客誰  
夢中原塊土等事業湏由人做應笑書生心膽怯向車  
中閉置如新婦空目送塞鴻去

賀新郎

杜子所  
凱歌

盡說番和漢這琵琶依稀似曲驚然絃斷作麼一年來  
一度欺得南人技短歎幾處城危如卯元凱後身居玉  
帳報休作尋常看布嚴令運奇筭開明決闔

雄判笑中宵奚車甕屋獸驚禽散箇箇魏冠橫塵柄誰  
了君王此段也莫靠長江能限不論周郎并幼度便仲  
丘復起嗟微管馳露布築京觀

賀新郎

跋唐伯  
玉奏藁

宣引東華去似當年文皇親擢馬周徒步殿上風霜生  
白簡下殿扁舟已具怎不與官家留住古有一言腰相  
印誰教他滿篋嬰鱗疏還笏退不迴顧新來邊報猶  
飛羽問諸公可無長策少寬明主攀檻朱雲頭雪白流  
落如今底處但一片丹心如故賴有越臺堪眺望那中  
原莫已平安否風色惡海天暮

賀新郎

送唐伯玉還朝

驛騎聯翩至道臺家籌邊方急酒行姑止作麼携將琴  
鶴去不管州人墮淚富與貴平生無味可但紅塵難着  
脚便山林未有安身地搔白髮兀相對 前身小范疑  
公是憶當年天章閣上建明尤偉慶曆諸賢方得路便  
不容他老子須著放延州城裏一句殷勤牢記取在朝  
廷最好圖西事何必向玉關外

賀新郎

送黃成父還朝

飛詔從天下道中朝名流欲盡君王思賈時事祇今堪  
痛哭未可徐徐俟駕好着手扶將宗社多少法筵龍象

衆聽靈山祝付些兒話千百世要傳寫 子方行矣乘  
驄馬又送它江南太史去游瓊廈老我伴身惟有影倚  
徧風軒月榭悵玉手何時重把君向柳邊花底問看貞  
元朝士誰存者桃滿觀幾開謝

賀新郎

戊戌壽張史君九月十八日

南國秋容晚曉寒輕芙蓉臺榭拒霜池館試向壺山堂  
上望萬頃黃雲刈遍總喫着君侯方寸不要漢庭誇擊  
斷要史家編入循良傳春脚到福星現 家家香火人  
人願要還它慶元狨座建炎蟬冕穩奉安輿迎兩國誰  
謂山遙水遠福壽比河沙難算來歲而今黃花節早驂

鷺入侍瑤池宴風浩蕩海清淺

賀新郎 端午

深院榴花吐畫簾開練衣紈扇午風清暑兒女紛紛夸  
結束新樣釵符艾虎早已有游人觀渡老大逢場慵作  
戲任陌頭年少爭旗鼓溪雨急浪花舞靈均標致高  
如許憶生平既紉蘭佩更懷椒糈誰信騷魂千載後波  
底垂涎角黍又說是蛟饞龍怒把似而今醒到了料當  
年醉死差無苦聊一笑吊千古

賀新郎 九日

湛湛長空黑更那堪斜風細雨亂愁如織老眼平生空  
四海賴有高樓百尺看浩蕩千崖秋色白髮書生神州  
淚儘淒涼不向牛山滴追往事去無迹少年自負凌  
雲筆到而今春華落盡病懷蕭瑟常恨壯人新意少愛  
說南朝狂客把破帽年年拈出若對黃花孤負酒怕黃  
花也笑人岑寂鴻北去日西匿

賀新郎 寄題龜臺

絕頂規危榭跨高寒鳥飛不過雲生其下斤斲無聲人  
按堵翕忽青紅變化覽城郭山川如畫閣老鳳樓修造  
手笑談間突出凌雲屢臺上景賈無價唾壺塵尾登  
臨暇似當年滁陽太守歐陽公也傾倒頓江供硯滴判

斷雪天月夜更喚取鄒枚司馬銅雀凌敲歌舞散訪殘  
碑斷甃無存者餘翰墨被風雅

賀新郎

動地東風起畫橋西透溪桑柘漫山桃李寂寂墻陰蒼  
苔逕猶印前回履齒驚歲月騰馳雲駛太息攀翻長亭  
樹是先生手種今如此君不樂欲何俟 傍人錯會淵  
明意笑斯翁皇皇汲汲登山臨水佳處徑呼籃輿去髻  
鬢柴桑栗里從我者門生兒子嘗試平章先賢傳屈原  
醒不似劉伶醉判醅酌臥花底

賀新郎

宋齊

鶴報千林喜還猛省謝家池館早寒天氣要與瑤姬叙  
離索草草杯盤藉地悵城盡何郎才思不願玉堂并金  
屋願年年歲歲花間醉餐秀色挹高致 西園飛蓋東  
山妓問何如半山雪裏孤山烟外管甚夜深風露冷人  
與長鉗共睡任翠羽枝頭多事老子平生無他過爲梅  
花受取風流罪簪白髮莫教墜

賀新郎

溪上收殘雨倚畫欄薄綿乍脫日陰亭午鬧市不知春  
色處散在荒園廢墅漸小白長紅無數客子雖非河陽  
令也隨綠暫作鸚鵡花主那可負瓊中醕 碧雲四合千



巖暮恨匆匆余方有事子姑歸去赴取群芳未搖落暇  
日提魚就煮歎激雷光陰如許回首明年何處在問桃  
花尚記劉郎否公莫笑醉中語

賀新郎

和人詠  
茶寮

曾與瑤姬約恍相逢翠裳搖曳珠鞦韆絡風露青真非  
人世攬結玉龍驂鶴愛萬朵千條纖弱禱祝花神憐惜  
取到開時晴雨須斟酌枝上雪莫銷却惱人匹似中狂  
藥凭危欄燭光交映樂聲遙作身上春衫香熏透看到  
參橫月落筭茉莉猶低一着坐有緜山王郎子倚玉簫  
度曲難爲醉君不飲鑪成錯

賀新郎

用前韻賦  
黃茶寮

想赴瑤池約向東風名姬駿馬翠鞦韆金絡太液池邊鷓  
羣下又似南樓呼鶴盡不就穠纖嬌弱羅帕封香來天  
上瀉銅盤沆瀣供清酌春去也被留却芳魂再反應  
無藥似詩詠綠衣黃裏感傷而作愛惜尚嫌蜂採去何  
况流鶯蹴落日放下珠簾遮着除却江南黃九外有何  
人敢與花酬酢君認取莫教錯

賀新郎

再用  
約字

淺把宮黃約細端相普陀煙裏金身珠絡萼綠華輕羅  
鞦小飛下祥雲仙鶴朵朵賽蜂腰纖弱已被色香撩病

思儘鵝兒酒美無多酌者不足怕殘却 人間難得傷  
春藥更枝頭流鶯喚起少年狂作留取姚家花相伴羞  
與萬紅同落未肯讓蠟梅先着樂府今無黃綃手問斯  
人清唱何人醉休草草認題錯

賀新郎

客贈芍藥

一夢揚州事盡堂深金瓶萬朵元戎高會坐上祥雲層  
層起不減洛中姚魏歎別後關山迢遞國色天香何處  
在想東風猶憶狂書記驚歲月一彈指 數枝清曉煩  
馳騎向小牕依稀重見蕪城妖麗料得花憐儂銷瘦儂  
亦憐花憔悴漫悵望竹西歌吹老矣應無騎鶴日但春

衫點點當時淚那更有舊情味

賀新郎

郡宴和韻

草草池亭宴又何須珠鞵絡臂琵琶遮面賓主一時詞  
翰手倏忽龍蛇滿案傳寫虬塵飛鬪轉但得時平魚稻  
熟這腐儒不用青精飯陰霧掃蕪華見 使君償了豐  
年願便從今也無敲朴也無厨傳試拂籠紗看壁記幾  
箇標名渠觀想九牧聞風爭羨此老飽知民疾苦早歸  
來載筆薰風殿詩有諷賦無勸

賀新郎

再和前韻

夢斷鈎天宴恠人間曲吹別調局翻新面不是先生瘖

啞了怕殺烏臺舊案但掩耳蟬嘶禽轉老去把茅依地  
主有瓦盆盛酒荷包飯停造請免朝見 少狂誤發功  
名願苦貪他生前死後美官佳傳白髮歸來還自笑管  
轄希夷古觀看一道水衙堪羨妃子將軍嗔未已問匡  
山何似金鑾殿休更待杜鵑勸

賀新郎題蒲澗寺

風露驅炎毒記仙翁飄然謫墮吹笙騎鶴歷歷漢初秦  
季事山下瓜猶未熟過眼見群雄分鹿想得拂衣游汗  
漫試回頭劉項俱蠻觸斫鯨鱸脯鱗肉 越人好事因  
成俗擁遨頭如雲士女山南山北問訊先生無恙否齊  
魯干戈滿目且遊戲扶胥黃木不是世無瓜樣棗便有  
來肯飽癡兒腹聊奉酒笑相屬

賀新郎

王實之喜予出嶺命愛姬歌新詞以相勞輒以其韻

此腹元空洞少年時諸公過矣上天吹送老大被它禁  
害殺身與浮名孰重這鼓笛休休拈弄綵筆擲還殘錦  
去用江淹鮑昭事願今生來世無妖夢且飭犢莫吞鳳 新來  
喑啞如翁仲羨王郎駭鸞縹緲玉簫吹動應笑夔州村  
裏芙蓉面生愁進奉要絕代傾城安用今古何人知此理  
有吾家酒德先生頌三萬卷謾充棟

賀新郎

蒙恩主崇薦再用前韻

主判茅君洞有簷閣查查喜鵲曉來傳送幾度黃符披  
戴了此度君恩越重僕五任祠廟一南岳二仙被賀監  
天隨調弄做取散人千百歲笑渠儂一霎邯鄲夢歌而  
過鳳方鳳 灌園織屨希陳仲問先生加齊卿相可無  
心動除却醴泉中太乙揀箇名山自奉那捷徑輸它藏  
用有耳不曾聞黜陟免教人貶駸徂徠頌服蘭佩結茅  
棟

賀新郎 三和

謫下神清洞更遭它擗揄黜鬼路傍遮送薄命書生雞  
肋爾却笑尊拳忒重破故紙誰教繙弄一枕茅簷春睡

美便周公大聖何須夢門前客任題鳳卜隣羊仲并  
求仲願春來西疇雨足土膏犁動白髮巡官占歲稔不  
問京房翼奉棹與甕從今無用醉與老農同擊壤莫隨  
人投獻嘉禾頌在陋巷勝華棟

賀新郎 席上聞歌有感

妾出於微賤小年時朱絃彈絕玉笙吹遍粗識國風關  
雎乱羞李流鶯百轉揔不涉閨情春怨誰向西隣公子  
說要珠鞍迎入梨花院身未動意先懶 主家十二樓  
連苑那人人靚粧按曲繡簾初卷道是華堂簫管唱笑  
殺街坊拍袞迴首望侯門天遠我有平生離鸞操頗哀

而不愠微而婉聊一奏更三嘆

賀新郎生日用實之來韻

鬢雪今千縷更休休癡心默望故人明主晚李瞿聃無  
所得不解飛昇減度侶曉鼓鼙擗五散尽朝來湯餅  
客且烹雞要飭茅容母怕迴首太行路 麟臺李士微  
雲句便尊前周郎復出審音無誤安得春鶯雪兒輩輕  
拍紅牙按舞也莫笑儂家亦虫語老去山歌尤協律又何  
須手筆如燕許援琴操促筆柱

賀新郎再用前韻

放逐身縊縷被門前羣鷗戲狎見推盟主若把士師三

黜比老子多他兩度袖手看名場呼五不會車邊望塵  
拜免它年青史羞潘母勾曲洞是歸路 平生怕道蕭  
蕭句况新來冠歌弁側醉人多誤管甚是非并禮法頓  
足低昂起舞任百鳥喧啾春語欲托朱絃寫悲壯這琴  
心脉脉誰堪許君按拍我調柱

賀新郎實之三和有憂邊之語走筆答之

國脉微如縷問長纓何時入手縛將戎主未必人間無  
好漢誰與寬些尺度試看取當年韓五豈有穀城公付  
授也不干曾遇驪山母談笑起兩河路 少時棋枰曾  
聯句歎而今登樓攬鏡事機頻誤聞說北風吹面急邊

上衝梯屢舞君莫道投鞭虛語自古一賢能制難有金  
湯便可無張許快投筆莫題柱

賀新郎

四用縷字韻  
為王實之壽

萬字如鍼縷憶王郎丹墀大對氣為文主貴近傍觀俱  
失色仰止如天聖度笑杜牧成名居五晚面清光猶苦  
諫似封人慊切言君母謫塵世錯行路 當時宜和薰  
風句又那知青雲一跌被才名誤輸與靈和殿前柳柔  
軟隨風學舞恠兩鳥新來停語不是先生高索價問何  
時宰相先生許舉杯祝莫傾柱

賀新郎

實之用前韻為  
老者壽戲答

身畔無絲縷但從前練裳練帔做他家主甲子一周加  
二紀兔走烏飛幾度賽孔子如來三五徐陵云小如來  
五歲多孔子三  
年鶴髮蕭蕭無可截要一杯留客慙陶母門外草欲迷  
路 朗吟白雪陽春句待夫君驪駒不至鵲聲還誤老  
去聊攀萊子例倒着班衣戲舞記田舍火爐頭語肘後  
黃金腰下印有高堂未敢將身許且扇枕莫倚柱

心園春

夢方  
孚若

何處相逢登寶釵樓訪銅雀臺喚厨人斫就東溟鯨膾  
圍人呈罷西極龍媒天下英雄使君與操餘子誰堪共  
酒杯車千兩載燕南趙北劍客奇材 飲酣畫鼓如雷

誰信被晨雞輕喚回嘆年光過盡功名未立書生老去  
機會方來使李將軍遇高皇帝萬戶侯何足道哉披衣  
起但淒涼感舊忼慨生哀

沁園春

送孫季蕃用方漕西歸

歲暮天寒一劍飄然幅巾布裘儘綠雲烏道躋攀絕頂  
拍天鯨浸笑傲中流疇昔奇君紫髯鐵面生子當如孫  
仲謀爭知道向中年猶未建節封侯南來萬里何求  
因感慨橋公成遠游嘆名姬駿馬都成昨夢隻雞斗酒  
誰弔新丘天地無情功名有命千古英雄只麼休平生  
客獨羊曇一箇灑淚西州

沁園春

送包尉

我羨君歸一路秋風芙蓉木犀想慈顏望父靈烏乍噪  
新眉畫就郎馬頻嘶忙脫征衫快呼斗酒細爲家人說  
建谿爭知道這中年懷抱最怕分携丈夫南北東西  
應笑殺離筵粉淚啼悵佳人來未碧雲冉冉王孫去後  
芳草萋萋明日相思山重水複古道入稀茅店雞元龍  
老有高樓百尺誰共登梯

沁園春

答九藥葉賢良

一卷陰符一石硬弓百斤寶刀更玉花驄噴鳴鞭電抹  
烏絲欄展醉墨龍跳牛角書生虬鬚豪客談笑皆堪折

簡招依稀記曾請纓繫粵章檄征遼 當年目視雲霄  
誰信道淒涼今折腰悵燕然未勒南歸草草長安不見  
北望迢迢老去曾中有些磊砢歌罷猶須着酒澆休休  
也但帽邊鬢改鏡裏顏凋

沁園春

同前

我夢見君戴飛霞冠着宮錦袍與牧之高會齊山詩酒  
謫仙同載采石風濤萬卷星羅千篇電掃肯辜窮兒事  
楚騷掀髯嘯有魚龍鼓舞狐兔悲嗥 英雄埋沒蓬蒿  
誰摸索當年劉與曹歎事機易失功名難偶誅茅西崦  
種秫東臯柵有雞豚庭無羔鴈道是先生索價高人間

索待相期海上共摘蟠桃

沁園春

癸卯佛生翌日將曉夢  
作既醒但易數字

有箇頭陀形等枯株心猶死灰幸春山筍賤無人爭喫  
夜爐芋美與客同煨何處播花忽相導引莫是天宮迎  
赴齋又疑道向毗耶城裏講席初開 這邊尚自徘徊  
笑那裏紛紛早見猜有尊神奮杵拳龕似鉢名緇豎拂  
喝猛如雷老子無能山僧不會誰誤檀那奉請哉山中  
去便百千億劫休下山來

沁園春

和吳尚  
書叔永

我所思兮延陵季子別來九春笑是非浮論白衣蒼狗



文章定價秋月華星獨步岷峨後身坡穎何必苟家有  
二仁中朝裏看叔方衮芥伯也絲綸洛中曾識機雲  
記玉立堂堂九尺身歎蒼溪漁艇幽人孤往鴈山馬鬣  
吊客誰經宣室鑿殘玄都花謝回首舊游存幾人新腔  
美堪洗空恩然喚起交情

沁園春

吳叔求尚書和  
予舊作再答

莫羨渠儂白玉成樓黃金築臺也不消顛恠騎驎被髮  
誰能委曲令鴛鴦為媒鬢有二毛袖閑雙手只了持螯與  
把盃公過矣賞陳登豪氣杜牧龔才便煩問訊張雷  
甚斗宿無光劍不迴想閣中鳴佩時携客去壁間懸榻  
近有誰來撤我虎皮讓君牛耳誰道兩賢相乞哉中年  
後向歌闌易感樂極生哀

沁園春

惟揚  
作

遼鶴重來不見繁華只見凋殘甚都無人誦何郎詩句  
也無人報書記平安閭里俱非江山畧是縱有高樓莫  
倚闌沉吟處但螢飛草際鴈起蘆間不辨露宿風餐  
怕萬里歸來雙鬢斑筭這邊贏得黑貂裘弊那邊輸了  
翡翠衾寒檄草流傳吟牋倚閣開到瓊花亦懶看君記  
取向中州差樂塞地無歡

摸魚兒

恠新年倚樓看鏡清狂渾不如舊暮雲千里傷心處那  
更亂蟬踈柳凝望火愴故國百年陵闕誰迴首功名大  
謬歎采藥名山讀書精舍此計幾時就 封侯事久矣  
輸人妙手滄洲聊作漁叟高冠長劍渾閑物世上切身  
惟酒千載後君試看拔山扛鼎俱烏有英雄骨朽問顧  
曲周郎而今還解來聽小詞否

摸魚兒

海棠

甚春來冷煙淒雨朝朝遲了芳信驀然作暖晴三日又  
覺萬株嬌困霜點鬢潘令老年年不帶看花分才情減  
盡悵玉局飛仙石湖絕筆辜負這風韻 傾城色懊惱

佳人薄命墻頭冬寂誰問東風日暮無聊賴吹得胭脂  
成粉君細認花共酒古來二事天尤吝年光去迅漫綠  
葉成陰青苔滿地做取異時恨

摸魚兒

用實之韻

便披蓑荷鋤歸去何須身著宮錦與誰共話桑麻事朱  
老阮生尤稔節樣餅甕樣鬢長鬚赤脚供樵飪清流濁  
品盡掃去曾中置諸膜外對酒莫辭飲 華胥夢怕殺  
人驚曉枕踈惚惟月來闌一生常被弓旌誤且告朝家  
追復愁箇甚君管取有薇堪采松堪蔭萌山再任幸不  
是謀臣又非世將免犯道家禁

一剪梅袁州解印

陌上行人恹付公還是詩窮還是文窮下車上馬太匆  
匆來是春風去是秋風階街免得帶兵農嬉到昏鍾  
睡到齋鍾不消提獄與知宮喚作山翁喚作溪翁

一剪梅

余赴廣東實之  
夜餞于風亭

東溫宵行十里強挑得詩囊拋了衣囊天寒路滑馬蹄  
僵元是王郎來送劉郎酒酣耳熱說文章驚倒隣牆  
推倒胡床傍觀拍手笑踈狂踈又何妨狂又何妨

滿庭芳記夢

涼月如水素濤翻雪人世依約三更扁舟乘興莫計永

雲程忽到一洲奇絕花無數多不知名渾疑是芙蓉城  
裏又似牡丹坪蓬萊應不遠天風海浪滿目淒清更  
一聲鐵笛石裂龍驚回顧塵寰局促揮袂去散髮騎鯨  
濛濛覺元來是夢鍾動野雞鳴

鷓鴣天

腹疾用睡和  
朱希真詞

前度看花白髮郎平生痼疾是清狂幸然無事污青史  
省得教人奏赤章遊俠窟少年場輸他羣謝與諸王  
居人不識庚桑楚弟子誰從魏伯陽

鷓鴣天

戲題周  
登樂府

詩變齊梁躰已澆香奩新製出唐朝紛紛競奏桑間曲

寂寂誰知爨下焦 揮綵筆展紅綃十分峭措稱妖饒  
可憐才子如公瑾未有佳人敵小喬

卜筭子 惜海棠

盡是手成持合得天饒借風雨於花有底讎着意相陵  
藉 做暖逼教開做冷催教謝不負明年花下人只負

栽花者

卜筭子 同前

片片蝶衣輕點點猩紅小道是天公不惜花百種千般  
巧 朝見樹頭繁暮見枝頭少道是天公果惜花雨洗  
風吹了

卜筭子

亂似盎中絲密似風中絮行遍茫茫禹迹來底是無愁  
處 好客挽難留俗事推難去惟有翻身入醉鄉愁欲  
來無路

後村集卷第十九

後村居士集卷第二十

詩餘

滿江紅

金甲瑠玕記當日轅門初立磨盾鼻一揮千紙龍蛇猶  
濕鐵馬曉嘶營壁冷樓船夜渡風濤急有誰憐後臂故  
將軍無功級 平戎策從軍什零落盡慵收拾把茶經  
香傳時時溫習生怕客談榆塞事且教兒誦花間集嘆  
臣之壯也不如人今何及

滿江紅

二月二十四夜  
飲海棠花下作

老子年來頗自許心腸鐵石尚一點消磨未盡愛花成

癖懊惱每嫌寒勒住丁寧莫被晴烘拆柰暄風烈日太  
無情如何得 張畫燭頻頻惜憑素手輕輕摘更幾番  
雨過彩雲無迹今夕不來花下飲明朝空向枝頭覓對  
殘紅滿院杜鵑啼添愁寂

滿江紅

題梅谷

赤日黃埃夢不到清溪翠麓空健羨君家別墅幾株幽  
獨骨冷肌清偏要月天寒日暮尤宜竹想主人杖屨繞  
千迴山南北 寧委澗嫌金屋寧映水羞銀燭歎出羣  
風韻背時裝束競愛東鄰姬傅粉誰憐空谷人如玉笑  
林逋何遜謾爲詩無人讀

滿江紅

送宋惠父入江西幕

滿腹詩書餘事到穰苴兵法新受了烏公書幣着鞭垂  
發黃紙紅旗喧道路黑風青草空巢穴向幼安宣子頂  
頭行方奇特 谿峒事聽儂說龍龕遠外無長策便獻俘  
非勇納降非怯帳下健兒休盡銳草間赤子俱求活到  
崆峒快寄凱歌來寬離別

滿江紅

落日登樓誰管領倦游狂客待喚起滄浪漁父隔江吹  
笛看水看山身尚健憂晴憂雨頭先白對暮雲不見美  
人來遙天碧 山中鶴應相憶沙上鷺渾相識想石田

茅屋草深三尺空有鬢如潘騎省斷無面見陶彭澤便  
倒傾海水洗衣塵難湔滌

蒲江紅送王實之

天壤王郎數人物方今第一談笑裏風霆驚座雲煙生  
筆落落元龍湖海氣琅琅董相天人策問如何十載尚  
青衫諸侯客易愛底些官職難保底些名節擬閉門  
洗轉劇談三日疇昔評君天下寶當為天下蒼生惜向  
臨分慷慨出商聲摧金石

蒲江紅壽王實之

鶴馭來時長占定一年清絕九萬里織雲收盡帝青空

關月露偏為丹桂地風霜欲放黃花節聽玉笙縹緲度  
緱山吹初徹曾直把龍鱗批曾戲取鯨牙拔向絳河  
濯足咸池晞髮俗子底量吾輩事夫仙不在臞儒列世  
豈無瑤草與蟠桃堪攀撥

蒲江紅和王實之韻送鄭伯昌

恠雨盲風留不住江邊行色煩問訊真鴻高士釣鰲詞  
客千百年傳吾輩話三三子繫斯文脉聽王郎一曲玉  
簫聲淒金石晞髮處怡山碧垂釣處滄溟白笑而今  
拙宦它年遺直只願長留相見面未宜輕屈平生膝有  
狂談欲吐且休休驚鄰壁

滿江紅

四首並和實之

往日封章曾聳動君王玉色今似得三閭公子四明狂  
客古不能箝言者口天方欲壽中朝脉筭人間豈有病  
無醫須鍼石 年冉冉袍猶碧心耿耿頭先白笑臣舒  
迂緩臣山愚直拂袖歸來羞炙手望塵拜了難伸膝把  
富春瀨與首陽山圖齋壁

滿江紅

三黜歸來飯蔬食渾無愠色中年後家如旅舍身如行  
客軒冕豈非疣贅具烟霞已是膏肓脉有些兒隙地更  
疏泉堆卷石 鄰媪餉新藟碧溪友賣鮮鱗白向陳編  
冷笑孔明元直俗事不教污兩耳燕居聊可盤雙膝取  
當年行脚一枝筇懸高壁

滿江紅

疇昔臚傳仗下奏祥雲五色何況是西山弟子鶴山賓  
客上帝照臨忠義膽老師付受文章脉問此君鬚鬢似  
何人徂徠石 園官菜登盤碧田舍米翻匙白懶投詩  
見素寄書初直德耀不嫌為隱髮豈謂兒已解搖吟膝有  
誰憐給札老相如家徒壁

滿江紅

下見西山料它日面無慙色君記取不為呂黨亦非秦



客檜有有意挽回當世事無方延得諸賢脉笑海波渺  
渺幾時平空嚼石 園五畝紛紅碧家四世傳清白任  
天孫笑拙女娉嫌直老去何煩援以手向來不要加諸  
膝待深山深處着茅齋看青壁

滿江紅

壽唐  
夫人

八十加三人盡訝還童返少爭信道夜春曉織總曾經  
了凜凜共姜當日誓諄諄孟母平生教到如今象服擁  
魚軒天之報 如船藕如瓜棗斑衣舞金鐘醕望秋宵  
一點老人星照塵世少如孃福壽比蒼蒼知得兒忠孝待  
看它孫子又生孫添懷抱

滿江紅

和吳叔永尚書  
時只喪少子

着破青鞵渾不憶躡它龍尾更冷笑癡人擘劃二三百  
歲殤子彭籤誰壽夭靈均漁父爭醒醉向江天極目羨  
禽魚悠然矣 杯中物姑停止床頭易都拋廢慨事常  
八九不如人意白雪調高尤協律落霞語好終傷綺待  
煩公老手一摩挲文公記

風入松

福清道  
中作

橐泉夢斷夜初長別館淒涼細思二十年中事歎人琴  
已矣俱亡改盡潘郎鬢髮銷殘荀令衣香 多年布被  
冷如霜到處同床簫聲一去無消息但回首天海茫茫

舊日風煙草樹而今總斷人腸

風入松

同前

歸鞍尚欲小徘徊  
逆境難排  
人言酒是銷憂物  
奈病餘孤負金壘蕭瑟  
搗衣時候淒涼  
鼓缶情懷  
遠林搖落晚風哀  
野店猶開多情惟是  
燈前影伴此翁同去同來  
逆旅主人相問今迴老似前迴

風入松

癸卯至石塘追和十五年前韻

殘更難睡  
抵年長曉月淒涼芙蓉院落深深閉  
歎芳卿今在  
今亡絕筆無求  
皇曲癡心有返魂香  
起來休鑷鬢邊霜  
半破堆床定歸  
兜率蓬萊去  
奈人間無路茫茫

緣斷謾三彈指  
憂來欲九迴腸

風入松

同前

攀翻宰樹暫徘徊  
草草安排  
昔人徒步陳雞絮  
愧公家僕馬觥罌華表  
舊愁滿目黃梁殘夢傷懷  
欲將莊列等歡哀  
對卷慵開  
憑高指點虛無路  
問何年遼鶴歸來  
宿酒得風漸解  
小輿待月同迴

水龍吟二首

己亥自壽

年年歲歲今朝左  
孤懸罷渾無事  
吾衰久矣我辰安在  
老之將至懶寫京書  
怕看除目  
敗人佳思把東籬掩定  
北牕開了悠然酌頽然睡  
客有過門投贄  
道先生訪

華胥氏誰能辛苦陪它綺語記它奇字屈指先賢戴花  
老監豈其苗裔待異時約取寬夫彥國入耆英會

先生放逐方歸不如前輩抽身早臺郎舊秩看來俗似  
散人新號起舞非狂行吟非怨高眠非傲嘆終南捷徑

太行盤谷用卿法從吾好 閉了草廬長嘯後將軍來  
時休報床頭書在古人出處今人非笑製箇淡詞呷些

薄酒野花簪帽願雲臺任蒲又還因任賽汾陽考

水龍吟二首自和

病翁一榻蕭然劉屏山不知世有歡娛事雀羅庭院載

醪客去催租人至報蒼秋光要些酒量要些詩思奈長

鯨罷吸寒蛩息變茶甌外惟貪睡 窮巷幸無干贖或

相過莫知誰氏柴門草戶闕人守舍任伊題字自和山

歌國風之變離騷之裔待從今向去年年強健插花高

會

平生酷愛淵明偶然一出歸來早題詩信意也書甲子

也書年號陶侃孫兒孟嘉甥子疑狂疑傲與柴桑樵牧

糾川魚鳥同盟後歸于好 除了登臨吟嘯事如天莫

相諮報田園閑靜市朝翻覆回頭堪笑節物催人東籬

把菊西風吹帽做先生處士一生一世不論資考

浪淘沙

紙帳素屏遮全似僧家無端霜月驚惚紗喚起玉關征  
戍夢幾疊寒笳 歲晚客天涯短髮蒼華今年衰似去  
年些詩酒新來俱倚閣孤負梅花

浪淘沙

疊嶂碧周遮游子思家掩藏白髮賴烏紗落日倚樓千  
萬恨社鼓城笳 老去淡生涯虛擲年華臘茶盃子太  
清些待得癡兒公事畢謝了梅花

浪淘沙二首 灯味

去歲詣公車天語勤渠絳紗玉斧照寒儒恰似昔人曾  
夢到帝所清都 骨相太清臞謫墮須臾今年黃勅換

稱呼只為此翁霜鬢禿老不中書

早歲類寒蛩晚節遭逢曾開黃卷侍重瞳歸去青藜光

照牖皆藥翻紅 出畫頗怱怱主眷猶濃除官全似紫

陽翁寶文換箇新街頭面改又似包公舜郡得

念奴嬌 木犀

遶籬尋菊菊猶遲舍北芙蓉渾未却是小山叢桂裏一  
夜天香飄墜約束奴兵丁寧稚子莫掃青苔砌風高露  
冷倚欄疑匪人世 客有載酒過予朗吟招隱洗盡悲  
秋意白髮長官窮似虱剛被天公調戲遍地堆金滿空  
雨粟不濟淵明事殘英賸馥明朝猶可同醉

念奴嬌菊

老夫白首尚兒嬉  
發鬢一番料平理餐飲落英并墜露  
重把離騷拈起  
野艷幽香深黃淺白占斷西風裏  
飛來雙蝶繞叢欲去還止  
嘗試詮次羣芳梅花差可伯仲  
之間耳佛說諸天金色界未必莊嚴如此  
尚友靈均定交元亮結好天隨子  
籬邊坡下一杯聊泛霜藥

念奴嬌壬寅生日

比如去歲前年今朝  
差覺門庭靜玉軸錦標無一首知  
道先生遠佞假使文殊携諸菩薩來問維摩病無花堪  
散亦無香積齋觀  
回首雪浪驚心黃茅過頂瘴毒如  
炊甌山鬼海神俱長者  
饒得書生窮命不慕飛仙不貪  
成佛不要鑽天今年年今日白頭母子家慶

念奴嬌壽方德潤

卯君來處與眉州僊子依稀同日  
自前朝龔蔡後頗覺壺山岑寂  
誰料端平繼居遺補復有斯人出幅巾林  
下姓名玉座長憶  
須信誦語尤甘忠言最苦橄欖何  
如蚤諸老蕭疎星欲曉留取南都鐵壁洛社自佳鏡湖  
雖好莫問君王乞年年歲歲大家同做真率

念奴嬌丙午鄭少師生日

禁中張讌苦留公未許歸尋初服千載君臣魚有水不

比嚴光文叔火德中天客星一夕草草聊同宿重來疑  
碧依然賡載相屬 過眼夸奪紛紛浮雲野馬幾度棋  
翻局客話鳳池三入事洗耳湖光一曲伯始泉荒穉珪  
圃冷占斷西風菊年年歲歲金英常泛芳醪

木蘭花慢

壽王  
實之

瀛洲真學士為底事在紅塵為語觸宮闈沉香亭裏噴  
謫僊人為親近君側者見萬言策了甚劉蕡為是尚方  
請劍漢廷多憚朱雲 君言往事勿重陳且闢酒邊身  
也不會區區弄它甲子記甚庚寅爾曹譬如朝菌又安  
知老柏與靈椿世上榮華難保古來名節如新

木蘭花慢

癸卯  
生日

病翁將耳順牙齒落鬢毛疎也慙愧君恩放還田舍免  
詣公車兒時某丘某水到而今老矣可樵漁寶馬華軒  
無分蹇驢破帽如初 浮名箕斗竟成虛磨折總因渠  
帝錫余別號江湖聳叟山澤仙臞尊前未宜感慨事猶  
湏看歲晏何如衛武耄年作戒伏生九十傳書

木蘭花慢

送鄭  
伯昌

古人吾不見君莫是鄭當時更築就山房躬耕谷口名  
動京師諸公任他衮衮與杜陵野老共襟期有客至門  
先喜得錢沽酒何疑 昔年聯纜柳邊歸陳迹恍難追

况種挑道士看花君子回首皆非相逢故人問訊道劉  
郎老去久無詩把做一場春夢覺來莫要尋思

木蘭花慢

丁未中秋

水亭凝望久期不至擬還差隔翠幌銀屏新眉初畫半  
面猶遮淚更淡烟薄靄被西風掃盡不留些失了白衣  
蒼狗奪面雪兔金蟾乘雲徑到玉皇家人世鼓三槌  
試自判此生更看幾度小住為佳何須如鉤似玦便相  
將只有半菱花莫遣素娥知道和它髮也蒼華

最高樓

戊戌自壽

南嶽後累任作祠官試說與君看仙都玉局纔交卸新

街又管華州山恠先生吟膽壯飲腸寬去歲擁旌旗  
稱太守今歲帶笏簪稱漫叟慵入關慣投閑有時拂袖  
尋種放有時携枕就陳搏任傍人嘲潦倒笑癡頑

最高樓

再題周登樂府

周郎後直數到清真君莫是前身八音相應諧韶樂一  
聲未了落梁塵笑而今輕郢客重巴人只少箇綠珠  
橫玉笛更少箇雪兒彈錦瑟欺負晏安壓黃秦可憐樵唱  
并菱曲不逢御手與龍巾且醉眠蓬底月甕間春

臨江仙

縣圃種花

落魄長官江海客少豪萬里尋春而今憔悴向溪濱斷

無觴詠興惟有簿書塵 手插海棠三百本等閑粧點  
芳辰他年絳雪映紅雲 寧風與月記取種花人

臨江仙

庚子重陽余以僧攝帥會前帥唐伯玉  
前漕黃成父子于越王臺明年是日寓海

豐縣  
驛作

去歲越王臺上飲席間一客如龍憑高吊古壯懷同馬  
嘶千嶂暮樂奏半天中 今歲三家村市裏故人各自  
西東菊花時節酒樽空可憐雙雪鬢禁得幾秋風

臨江仙

潮惠  
道中

不見仙湖能幾日塵沙變盡形容夜來月冷露華濃郁  
忘茅屋下但記畫船中 兩岸綠陰猶未合更須補竹

添松最憐幾樹木芙蓉手栽纔數尺別後爲誰紅

臨江仙

已酉和寶  
之燈夕

玉篆鈿車當日事東涂西抹都曾等閑曲子壓和凝曲  
相縱遊非草草已醉強惺惺 今向三家村送老身如  
罷講吳僧高樓百尺不須登半爐燒葉火一棧勘書燈

昭君怨

牡丹

曾看洛陽舊譜只許姚黃獨步若比廣陵花太虧他  
舊日王侯園圃今日荆榛狐兔君莫說中州怕花愁

昭君怨

瓊華

后土宮中標韻天上人間一本道號玉真妃字瓊姬



我與花曾半面流落天涯重見莫把玉簫吹怕驚飛

清平樂

五月十五  
夜翫月

纖雲掃迹萬頃玻璃色醉跨玉龍游八極歷歷天青海  
碧 水晶宮殿飄香羣仙方按霓裳消得幾多風露變  
教人世清涼

清平樂

同前

風高浪快萬里騎蟾背曾識姮娥真體能素面元無粉  
黛 身游銀闕珠宮俯看積氣濛濛醉裏偶搖桂樹人  
間喚作涼風

清平樂

贈陳參議  
師文侍兒

宮腰束素只怕能輕舉好築避風臺護取莫遣鷺鴻飛  
去 一團香玉溫柔笑顰俱有風流貪與蕭郎眉語不  
知舞錯伊州

清平樂

舟陽舟  
中作

休彈別鶴淚與絃俱落歡事中年如水薄懷抱那堪作  
惡 昨宵月露高樓今朝煙雨孤舟除是無身方了有  
身長有閑愁

長相思

惜梅

寒相催暖相催催了開時催謝時了寧花放遲 角聲  
吹笛聲吹吹了南枝吹北枝明朝成雪飛

長相思 寄遠

朝有時暮有時潮水猶知日兩迴人生長別離  
來有時去有時燕子猶知社後歸君行無定期

長相思 餞別

風瀟瀟雨瀟瀟相送津亭折柳條春愁不自聊  
煙迢迢水迢迢擬江邊駐畫橈舟人頻報潮

長相思

煙淒淒草淒淒野火原頭燒斷碑不知名姓誰  
印纍纍家纍纍千萬人中幾箇歸榮華朝露晞

長相思

勸一杯復一杯短鍾相隨死便埋英雄安在哉  
眉不開懷不開幸有江邊舊釣臺拂衣歸去來

菩薩蠻 戲林

小鬟解事高燒燭羣花圍繞樗蒲局道是五陵兒風驟  
滿肚皮玉鞭鞭玉馬戲走章臺下笑殺灞橋翁騎驢  
風雪中

玉樓春 戲林

年年躍馬長安市客舍似家家似寄青錢換酒日無何  
紅燭呼盧宵不寐易挑錦婦機中字難得玉人心下  
事男兒西北有神州莫滴水西橋畔淚

生查子 元夕戲  
陳敬叟

繁燈奪雪華戲鼓侵明發物色舊時同情味中年別  
淺畫鏡中眉深拜樓西月人散市聲收漸入愁時節

憶秦娥 暮春

遊人絕綠陰滿野芳菲歇芳菲歇養蠶天氣采茶時節  
枝頭杜宇啼成血陌頭楊柳吹成雪吹成雪淡煙微  
雨江南三月

憶秦娥 上巳

脩禊節晉人風味終然別終然別當時賓主至今清絕  
等閑寫就蘭亭帖豈知留與人間說人間說永和之

歲暮春之月

憶秦娥

泥滑滑一聲聲喚征鞍發征鞍發客亭楊柳不禁攀折  
荀郎衣上香初歇蕭娘心下書難說書難說霎時吹  
散一生愁絕

憶秦娥

春醒薄夢中毬馬豪如昨豪如昨日明橫笛曉寒吹角  
古來成敗難描摸而今却悔當時錯當時錯鐵衣猶  
在不堪重著

憶秦娥

梅謝了塞垣凍解鴻歸早鴻歸早憑伊問訊大梁遺老  
浙河西面邊聲悄淮河北去炊煙少炊煙少宣和宮  
殿冷煙衰草

鵲橋仙

戊戌生朝

金風浙浙銀河淡淡長少群賢畢會平生心事翹生知  
恠此文惺惺相對 玄花生眼新霜點鬢不肯遮藏老  
態人間何處有仙方擘劃得二三百歲

踏莎行

甲午重九牛山作

日月跳丸光陰脫兔登臨不用深懷古向來吹帽插花  
人盡隨殘照西風去 老矣征衫飄然客路炊煙三兩

人家住欲携斗酒看秋光山深無覓萸花處

水調歌頭

游浦間追和崔菊坡韻

余頃為儀真郡督郵白事惟揚崔公統欲羅致屬先受制置使李公之辟崔公始聘僕公舜俞入幕後二十五年奉使嶺外拜公祠像俯仰今昔輒和公所作水調以寓感慨

數使竟空返公不出梅關當年玉座記憶及席間平安  
羽扇尉佗城上野服仙游閣下涼鶴幾時還賴有蜀耆  
舊健筆與書丹 青油士珠履客各凋殘四方處處廉  
騁獨此尚寬閑丞相祠堂何處太傅石碑墮淚木老瀑  
泉寒往者不可作置酒且登山

再和

喜歸

遣作嶺頭使似戍五門關未時送者舉酒珍重視身安  
街畔小兒拍笑馬上是翁矍鑠頭與璧俱還何處得仙  
訣髮白頰猶丹 屋茅破籬菊瘦架籤殘老夫自計甚  
審忙定不如閑客難揚雄拓落友笑王良來往面汗背  
芒寒再拜謝不敏早晚乞還山

三和

解印有  
期戲作

老子頗更事打透利名關百年擾擾于役何異入槐安  
夢裏偶然得意醒後纔堪發笑蟻穴駕車還恰佩南柯  
印髮髯轂首丹 客未散日初昃酒猶殘向來幻境安  
在回首揔成閑莫問浮雲起滅且跨剛風遊戲露冷玉

簡寒寄語抱朴子候我石樓山

四和

八月  
別同官席上賦

半世慣岐路不怕唱陽關朝來印綬解去今夕枕初安  
莫是散場優孟又似下棚傀儡脫了戲衫還老去事多  
忘公莫笑師丹 筆端花冑中錦兩消殘江湖水草空  
曠何必養天閑久苦諸君共事更盡一杯別酒風露夜  
深寒回首行樂地明日隔雲山

五和

客散循堤  
步月而作

落日幾呼渡佳夕每留關有時來照清淺鬢雪似潘安  
一曲親蒙君賜兩岸更無人迹惟見鷺飛還隙地欠栽

接蕉荔雜黃丹 柳全踈松尚幼怕摧殘傍人笑我癡  
計管鑰費防閑翁意在乎林壑客亦知夫水月蒲腹貯  
清寒賦詠差有愧赤壁與滁山

六和

次文鵬客胡  
賦高仙事

羯虜問周鼎柱史出秦關苦求勾漏何意身世遠差安  
不見跼蹐墮永時有飛鴻溥渚樂此久忘還采藥寓言  
耳曾次有靈丹 釣游處榕葉暗荻花殘自翁仙後千  
載輸與水鷗閑我讀內篇未竟忽被急符驅去洞閉白  
雲寒回首愧幽子隱約海中山

七和

十三夜同官載酒  
相別不見月作

在事廣寒殿此夕不開關林間烏鵲相賀暫得一枝安  
只在浮雲深處誰駕長風挾取明鏡忽飛還玉兔呼不  
應難覓日中丹 酒行深歌聽徹笛吹殘嫦娥老去孤  
令離別匹如閑待得銀盤擎出只怕玉壘醉倒衰病不  
禁寒鄉去我欲睡辜負此湖山

水調歌頭

癸卯中秋  
秋作

老去有奇事天放雨中秋使君飛榭千尺縹緲見麟洲  
景物東徐城上歲月北征詩裏圓缺幾時休俯仰慨今  
昔惟酒可澆愁 風露高河漢澹素光流賈胡野老相  
慶田海十分收競看姮娥金鏡爭信僊人玉斧費了一

番修衰晚筆無力誰伴賦黃樓

門人迪功郎新差昭州司法參軍林 秀發 一編次

後村集卷第二十一

後村居士文集卷第二十一

記

汀州重建譙樓記

汀古郡也官寺皆百年老屋廡廡覆壓紹定六年建安  
李公出守稍撤而新之由堂寢至門廡由庫廡至亭榭  
皆煥然改觀獨譙樓以費夥未皇及公益務節縮得錢  
二萬緡將改作適當路牟利左右望而豪奪公慮是役  
之賈禍移鎗糴米若干斛為均惠倉汀人始免貴糴之  
患會上親政放紕貪濁用真公德秀為帥視屬部如家  
公臨郡滋久所積又萬緡廼申初志六閱月而樓成手

詔頒春意舊翼以庶厲城南門後發弗葺居民冒侵對  
列邸肆中通綫路公別給以在官田宅復兩廡併城南  
門樓高大之郡治之前可立萬馬鉅麗如是然傭作募  
而使材瓦市而致六邑之民不知有役焉初庚寅辛卯  
間閩爲盜區禍起於汀四封之內大抵皆盜而營卒亦  
囚執郡將欲戕害人情視汀猶毒虺驚獸之窟宅也公  
以偏師襲磔而巨寇禽單車入城而叛卒誅天子嘉獎  
就畀符竹或者尚爲公慮曰兵驕也民悍也財乏也旣  
而公在郡四年前之恣睢犯上不可調柔者皆駢首順  
令兵果驕耶前之彊獷負固未易拊循者皆革面慕化  
民果悍耶亂離創殘之後練兵積粟猶有餘力以飾盛  
壞美輪奐財果乏耶昔春秋書新作南門以示譏蓋清  
風至而修城郭營室中而土功始司空填人以時受功  
周制具存不待其敝而後改也僖公治魯二十年而有  
斯役則國內之事闕遺不及舉者多矣公歲月視僖公  
孰又近樓視一門孰難易竊意夫子復生將特書大書  
之矣而又奚譏公名華字實夫資忠義而輔以材智計  
而戰戰則克慮而動動必成余從真公久見其尚論當  
世人物如公僅屈一二指故因斯樓之成具書之以論  
後人云



端平江閩題名壁記

江西帥昔治洪州建炎省方始以朱丞相勝非爲安撫  
大使治江州而洪都兼安撫使如故其後詔從洪守高  
衛之請閩移于江洪之守臣止兼江西兵馬鈐轄隆興  
升府閩復于洪而江州行太守事隸焉端平二年春

深入疆吏告急上慨然遠覽中興舊規命僉樞魏公  
了翁督視江淮京湖軍馬即江州開大幕府兵部侍郎  
黃公伯固江西安撫使知江州以參贊軍事及黃公去  
而直寶文閣陳公瓘實來修江防蒐軍實結民心厲士  
氣用能暮歲之間亢列城爲大府張弱勢爲強形暇日

命碧石于壁紀移閩歲月姓氏自黃公始且援袁州刺  
史韓愈爲觀察使王仲舒記滕閣事俾其筆之其雖文  
墨媿愈然寶文公賢逾仲舒况閩之建罷重於閣之廢  
興此之營綜急於彼之登覽因不敢以淺陋辭惟尋陽  
据天塹之中上聯夔鄂下接昇潤自昔立國江南者之  
所重晉以庾亮温嶠第一流人臨之嘗試憑高而望江  
山歷歷其盛心偉識遺忠餘烈有未泯者高皇帝移閩  
之宏撫聖天子經武之英筭可謂深且遠矣其以屬城  
事統府設有羽檄猶當悉敝賦以從執軍禮以見其何  
敢有愛於區區之文乎顧承命紀事詞樸而核它日公

獎率三軍掎角諸鎮乘風聲鶴唳之勢奏蒙衝聞艦之捷某雖衰備草露布上尚書作凱歌被樂府尚可勉焉

建寧府新建譙樓記

端平二年五月某日祕書丞兼樞密院檢詳姚公以直祕閣出守建安兼漕全閩詔下士相告語曰公初元善類西府賢掾去可惜盍留行乎建士之在朝者則曰公嘗貳吾州有恩信茲行可爲中朝惜可爲吾州賀乃不果留時城中遺燼暴骼滿目市區二十四存者九財殫粟竭物情洶洶不安公至明誅賞辨逆順而軍紀肅於創瘼輯流散而民氣和蓄用度規荒殘而官府立明年

春余遂於朝微服過建焚室已十具五六璽書擢公以漕兼守又明年春余行役道焉則樓堞羣飛塵肆鱗襲所謂二十四區者皆復不獨公解也余歎曰君相真知人哉建人真知公哉旣見公握手相勞苦公曰州略如舊觀然吾力疲而顛白矣凡土木之役不可殫紀譙樓最鉅緡錢一萬一百四十一楮幣二萬九百九十四其費也起乙未仲秋迄丙申季夏其歲月也吾子筆之建安自南渡劇盜范葉弄兵之後更列聖涵濡休息名公卿拊摩積索其軍府殷實井邑繁雄冠於七聚一旦小失牧馭蕩爲煙埃夫聚力所成壞於一夫之手顧護數

於天可乎朞月之頃還彼百年之舊勿歸功於人可乎  
昔者周大夫閔故都之毀其詩曰彼黍離離傷之也又  
曰悠悠蒼天此何人哉尤之也原禍亂之始而呼天以  
尤之其怨之者深矣魯僖復周公之宇國人頌之曰魯  
侯之功美之也又曰天錫公純嘏眉壽保魯祝之也美  
興復之功而祝其純嘏又祝其眉壽其德之者深矣猷  
亂而思治情也惡壞而喜成亦情也拯建人之厄措諸  
亮篚百世之思也叙建人之情刻於金石千載之傳也  
公順昌人名珪字貴叔倫魁勝流立朝有德有言不以  
吏幹顯余所記特公學問之粗者爾

邵武軍新建郡治譙樓記

世言閩盜所從起必曰汀邵非也盜皆起於汀境邵與  
之鄰所漸者然耳初寧化賊旣殘建泰二邑勢且及郡  
天子命朝臣某人某人出守皆固辭王侯遂獨奉詔引  
道未至郡已失守千里為墟侯露居于野握拳轉戰誅  
筋竹洞渠魁羣醜或僇或降惟下瞿賊猶據險戕縣令  
拒官軍侯方聲罪致討會以風聞去詔用趙侯以夫代  
之慨然以夷難葺廢為已責壹清谿洞再造府朝將吏  
稟嚴令工師受成撫以紹定四年八月經始明年十一  
月落成糜錢楮若干緡堂寢顯嚴閱邃如大家甲族之

營其居譙樓突兀鉅麗如名藩雄鎮之裕於力招捕使  
陳公鞞過而歎曰輪奐美哉初朝家以祠牒八十助俟  
濬兵廩徒之費俟一錢粒粟皆自致歸祠牒於朝而屬  
記於余余觀世之士大夫雅俗勇怯不同及乎當棄障  
幹方之任或曰事不可為辭不拜或曰事尚可為患力  
不足求兵與財然後往無雅俗無勇怯其說必同昔越  
石於井士稚於譙咸無資糧弗給鎧仗不旬月而荆棘  
復為官寺夷虜願為華人長源於汴弘靖於燕士馬強  
盛金帛充斥不俄頃而井邑蕩為戰場部曲化為讎敵  
蓋祖劉能疆理荒殘久廢之郡縣張陸不能撫循治安

無事之軍府牧守才不才而一方之休戚三軍之生死  
萬姓之禍福繫焉烏可不謹擇歟故夫諉事於不可為  
庸人也有待於資與助中人也無待於資與助豪傑之  
士也若王侯馳單車橫絕群寇趙侯收餘燼興復一郡  
孰資而助之哉特其忠憤廉約有以驚盜賊之氣得軍  
民之心爾余故著之以闢夫謂事之不可為者也且以  
愧夫謂事雖可為而患力不足者也王侯金壇人趙侯  
長樂人

建寧府學重建明倫堂記

建學闕壯視國庠端平乙未四月辛巳之變燬官寺幾

盡而學幸存獨明倫堂毀焉姚公珪來爲尹漕先教而後政緩解而急學相攸於冬明年仲秋堂成以餘材新師弟子之居屬余記之昔者唐虞三代教人之法具有于經高之所敷箕子之所陳莫不以倫爲首三綱同然之理五常固有之善同然者均賦於天固有者無待於人而古人汲汲於明是理者何哉蓋理與欲對善與利對理不勝欲善不勝利同然者有時而相遠固有者有時而不存矣嗚呼固不可以不講歟故夫人有聖有愚理未嘗偏倫有常有變人鮮能盡參哲夷齊常也舜申生變也常易處變難處申生不以親之毫而墮其恭舜不以弟之傲而廢其友處變而不失其厚倫之不容釋如此匹夫匹婦愚也周孔聖也愚者能之聖或不能焉周公有媿於仁智夫子謂未能事於君父修至於聖而不忘自儆倫之難盡如此六經載此者也君師倡此者也禮樂刑政扶此者也學校講此者也有所講則有所明矣公之致美於是堂豈爲學者角詞藝媒利祿之地哉群居肄習篤守力行今日之竭力於親異日之盡節於君者也今日之修於家異日之措於天下者也今日之稱於宗族鄉黨異日之行於蠻貊者也成材造士自斯堂始斯堂之新自姚公始不可以不記

尤溪縣復平糶倉記

前記首叙邑人致粟之艱使人輦蹙次述趙侯置倉之善使人忻躍末憂後人之不能繼其詞峻其旨深又使人憮然以爲過慮也然自嘉定乙亥至端平乙未不二十年而趙侯之粟羽化倉亦不存前記所慮殆如著龜矣長樂李侯始至慨然發憤曰彼能發之吾能修之顓以清儉爲治二年而新教立本錢復會璽書擢侯通守龍川侯曰倉事未竟不可去比三年終更積粟三千餘斛視趙侯增千斛焉出納斂散略倣常平旣爲倉約復請予識之有問於余者曰二侯孰難余曰方趙侯時縣

計未屈令俸猶厚也李侯之時異矣上供責全銀月俸給純楮公私困弊侯儒生無生財術顧邑有稅苗糜費錢歲幾千緡及迎新例卷皆前人以奉一已者侯悉用之於倉又銖寸繫積以成之李侯爲難又問曰昔之廢者可修今之修者能保其不復廢乎余曰以李侯之心守李侯之約胡爲而廢若夫侵本錢非約也付吏手非約也濫糶賤糶苟悅之政不可以繼非約也有一于此復趨於廢矣又問曰嚴莫嚴於常平之法或者玩之如約何余曰惻隱羞惡之心人皆有之李侯之約將以利其身乎厚其家乎抑將以延一邑之命脈乎如止於利

一身厚一家渝之可也如一邑之命脉繫焉非渝李侯之約也失一方之人心也犯千百世之公議也失人心非良吏矣犯公議非賢士大夫矣然則是約也豈不嚴於法歟又况部刺史郡守丞臨之邑人守之其法蓋未嘗不嚴歟李侯名脩字之永學問有師承政事有家法其於是舍未復雖遷擢不忍去已復而去猶卷卷然思所以善其後者於虜可敬也已

味書閣記

為徐德夫右司作

閣在豐城山間名子賤潘公也筆廣微袁公也德夫讀書其上者有年矣去而仕于朝因以其所讀者為天子言

之忠憤激發幾寤上意竟坐是由首闢放還故山或竊笑曰世蓋有剽竊涉獵書之豪芒而光顯遇合者德夫無所不讀顧齟齬留落如此意者書誤德夫耶德夫寧能常味此無味之味耶德夫亦笑曰有是哉夫書無窮盡味有淺深嘗試以古今人觀之行之篤守之固味之深者也先信而後畔始合而卒離味之淺者也叔孫通魯兩生皆學禮一以取封一沒世無聞舒弘皆學春秋一起徒步拜相一老擯郡國豈非深者守道而難合淺者諧世而易售歟使其果深於書梓茹山雌也脫粟太牢也苟為不然如啗土炭如嚼蠟久將唾棄之矣然則

德夫之所味固世之所不能味世之所味固德夫之所  
不屑味歟或又笑曰閣僅三間奚其記余曰不然石渠  
天祿高則高矣而不能逃莽大夫之譏臨春結綺美則  
美矣而不能渝狎客之謗德夫閣雖小然聖賢之事具  
焉古今之變合焉天下後世之責在焉德夫味之不已  
出則爲遺直爲名臣處則爲高士爲全人是閣與天壤  
俱散矣勿記可乎

漳州鶴鳴庵記

問塗四方者必有嘉木清泉可憩濯傳舍行店可依止  
南轅則不然路益荒人益稀極目數十里無寸木滴水  
無傳舍行店昔人酌地里之中各創庵焉歲深屋老頽  
圯相望漳牧合沙黃公朴始新諸庵鶴鳴庵在郡東地  
多靈跡嘗有異僧見二士於此對弈即之化鶴飛去然  
距城餘一十里穹林危磴不類人境暮投破驛凜乎折  
棟隊瓦之虛驚獸暴客之恐公闢古基改面勢作堂七  
間聽事二間門廡閎壯如之於是境內之庵十有七所  
以次經畫剏始者曰鶴鳴更新者曰半砂曰雲霄曰僊  
雲餘皆復其舊觀魚孚庵屬泉而費出於漳竣事上尚  
書曰昔人守庵以僧澹僧以田而庵存其後有司數易  
僧已室蒙古田而庵壞請令諸庵以甲乙承續朝論是



之初公與余偕使廣東公倡諸司叶力繕南中諸庵繇  
潮至惠縣漳至潮曩號畏除今深茅叢葦中輪奐突出  
鍾魚相聞完葺薪水不戒而具與行中州無異公之惠  
利博矣余聞古之人皆好禮而樂事厚人而薄己有避  
堂而舍賓者有卑宮而崇館者有窮爲布衣茅屋不蔽  
而恨無突兀之厦以庇寒士者然則僧逃庵荒非地主  
責乎田去僧飢非巨室取乎余書公之事旣以做夫貴  
且富者或曰未也縱下不戢驅鄰虐使尤庵之大患蓋  
寓室而傷新木曾子之賢至形諸言毀垣而納車馬國  
僑之辯僅免於詰余又以做夫行者公倫魁名儒自館  
殿秉麾節無留滯之歎有治辦之績漳素凋弊公爲之  
暮年修糴政敞貢闈餘力猶及於庵云

鄂州貢士田記

士貢于鄉古也使士齎糧重趂而至非古也古者井地  
均貧富道路有委積士起閭里而達於王朝也甚易至  
漢猶令縣次繼食然貢禹以明經潔行徵自言鬻田百  
畝以供車馬當時所以待特起之士僅如此則於群然  
應聘者抑可知矣禹亦幸而有田可鬻爾貧於禹者當  
如何哉近世賓興郡太守具卮酒飲餞之外舟車扉履  
皆士自任貧而遠者難是行如登天有不能行者天台

賈公爲鑄錢使者斥羨幣十萬緡市田爲番貢士莊餘以贍番學去而董餉鄂渚時閩帥荆南陽書院公給以官田百三十畝復斥幣如番之數以惠鄂士士飲公德以余與公有世舊俾書其事于石自吾有狄患邊不解甲且三十年供億繁調度闊牧民之官往往奉急符從事失其常度至於主計之臣執牙籌析秋豪苟免之興俛仰自歎曰吾不得爲盛德之事矣非特材臣能吏然也雅士莫不然矣故余於公之事有慨焉昔漢人論鄼侯餽餉乃萬世功意且有它繆巧而其言不過曰養民以致賢而已蓋爲漢植根本者桑大夫則異是以鹽鐵

酒榷均輸爲國大利而疾賢良文學之士如仇漢之根本遂搖動而不復安公於笏畫鞭筭之暇師飽馬騰之餘又時有所蠲弛以寬民教養以收士與鄼侯之意合彼桑大夫之流聞風益少愧矣夫江漢楚之舊封異時以辭令爭衡中夏登高能賦而志節與日月爭光者皆楚產也國家有事西北必於上流謂宜培植其人才以待緩急之用公所望於鄂之士者在此其田之頃畝與夫行者居者贍廩之式則有司存公名似道字師憲以儒術治賦始至軍無見糧未幾而有一歲之儲天子宰臣材公之爲由尚書郎九卿超拜地官小司徒云

風月窩記

寒齋所居西偏面古木叢竹爲擊屋三間中置一榻友  
之同志者游乎方之外者仕之倦而歸者至則留語或  
止宿焉扁曰風月窩客戲主人曰昔宋玉授簡於楚王  
之蘭臺謝莊託詞於陳王之桂苑皆以鉅麗之觀發其  
高寒之思今吾子追涼於簷窺光於隙將無見晒於二  
子乎主人曰嘻詞不詣理工無益也學不盡性博無益  
也彼以胸臆量月雌雄論風達者視之奚異兒童吾聞  
元化之內清淑精英之氣在天地爲風月在人爲情性  
風至調而止噉諤叱吸風之變也月至明而止薄蝕陰  
翳月之厄也性至靜而止喜怒哀樂性之動也故言風  
月者曰清明曰光霽言性者曰善曰寂然不動夫能即  
身而反求蘄光而內照則動者可以中節靜者可以復  
初所謂清明而光霽者斂之方寸舒之八荒六合隨寓  
而可樂矣庸詎知彼之蘭臺桂苑非鼠壤鮑肆乎吾之  
甕牖圭竇非瓊樓玉宇乎客慙而退

修復艾軒祠田記

初郡人祠艾軒先生于城南田以贍之者忠定趙公也  
碑以實之者正獻陳公也不幸先生二子繼卒猶子成  
季字井伯有賢名忠定客也又卒家事益落田爲二姓

所得諸孫曰鈞者愬于計臺方公大琮喟然太息曰鬻  
祀田非法也沒價返田法也吾使鄉部寧厚毋薄檄郡  
丞以窶名錢酬元直之半俾復其舊會易帥它路事格  
不行田既去祠益圯鈞復愬于郡楊公棟亦喟然太息  
曰古者祀鄉國之先賢以爲先師艾軒非先賢乎式閭  
表墓自昔有之田非閭墓比乎廼新祠宇復諭二姓曰  
先生在不殖寸產沒豈與鄉人較數畝之田者雖然諉  
先生之廉讓利故家之清貧取而有之此名不可安也  
方公去矣窶名錢不可覲其以郡繼十有二萬酬若等  
二姓退聽毀券歸枋公又曰是嘗一鬻鬻矣安保其不再

乎覈其田凡八畝三角三十一步歲得穀十七斛有奇  
錢千圖久遠而可托者莫如學以田隸學曰文郁先生  
孫也宜主其祭鈞井伯孫也有勞於田令學官以其歲  
入分給二子焉昔孟子論善士而有一鄉一國與天下  
之辨以陳良爲楚產以仲子爲齊巨擘至伯夷伊尹則  
不然今夫前陳後方庸人也其於先生猶曰吾東家丘  
云爾忠定番人也楊公蜀人也地如此其遠也歲如此  
其久也事先生如此其共也豈私於東家者乎若先生  
者所謂天下之善士乎楊公起倫魁由樞掾尚書郎出  
牧其來以風化爲先務旌賢崇德蒐遺繕廢於是一劉

二鄭城北四先生之祠皆新朝廷嘉公治行就擢刑獄使者垂發命其曰圯者葺侵者歸矣子二大父實同閱宮其書于石某不敢以衰病辭

建陽縣廳續題名記

建陽名難治而實不然魏魏考亭為宋闕里兩坊墳籍大備比屋絃誦前修言行接乎見聞士易治也俗勇於聞及氣平忿定易直之心油然而生怙終遂非者少民易治也運鹽有法可以裕上寬下無江浙閩粵預借鑿空之取聽訟日纒數十紙賦與訟易治也矧其山水明秀二橋如畫茶筍連山酒妙天下人家池榭多奇卉珍

樹同由之李花極目其土風物產之美又官游者之所樂也然比歲長官類以傷錦而去趙侯與迥至而歎曰有易治之實而蒙難治之名是厚誣吾縣也廼究病源徐施砭劑朞年而治二年而大治岸有醴舟水無租瘢凋瘵復甦廢墜畢舉一日顧壁記石且盡命續之書抵余曰吾子舊令尹也盍識諸嗟夫余之去縣久矣端嘉間假道者再其父老皆空巷送迎諭之不去今余齒髮殘禿父老見之且不復識而聞余子弟過其境者猶倦倦相勞苦以余拙政而其人相忘如此趙侯方新學宮講師說私淑其士抑豪右扶鰥寡勤拊其民持之以

久終之以不倦它日愛戴而思慕之者又何如也侯字景臯其學出於師友云

晉江縣飛鳥堂記

昔之賢令子游以學愛傳子賤以不忍欺傳西門豹以鑿渠傳尹鐸以減戶租傳劉方以悃悃無華傳元紫芝以于蒞于傳所傳之事以常不以異也晉江明府林君委余記其邑之飛鳥堂余曰明府以通經擢奉常第政出於學而名堂之義顧本於王喬何歟按喬傳鳥化鳧鼓自鳴皆卓詭不經與武城單父鄴晉陽襄城魯山之事異范史述循吏甚衆而列喬技術傳中明府奚取焉

意者尚其以神道設教耶君曰非也余曰明府嘗承大藩光顯矣豈其厭雷地而夢釣天乎君曰非也余請至三反君曰宰邑之難尚矣彭澤發歎為形役心山陰矯情強飢不飲雖有雅士一縮銅墨鮮不改度矧若周顛輩之瑣瑣歟夫膠擾者事也靈明者心也吾出履公家應酬乎外退坐斯堂存養乎內以吾靈明治彼膠擾昔者漢初君臣嘗用之於天下國家而驗矣况邑乎一室猶八極之表也散屩猶尚方之馬也或曰明府之言殆有得於黃老歟余曰傳不云乎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

下之故又曰惟神也不疾而速不行而至是說也固黃

老之所本歟君名某福唐人堂在邑廨之東君所創者

淮東總領所寬廉堂記

淳祐乙巳司農少卿淮東總領金華王公埜上章再求去上留之進本寺卿訓辭曰爾行之以寬裕本之以潔廉此朕所以懇懇用情于爾而不忍遽促之歸也祇若成渙勉爲朕留公初出使慨然謂是職之難有二操切病民也出納汚人也故治已者極其嚴責人者極其寬至是讀王言而喜曰上英睿洞照群下凡臣所爲陛下固知之矣廼取寬廉二字扁其聽事西偏之堂謀記諸石以荅天寵夫理財之難尚矣先朝雖重三司使之權

然所任之人皆寇準晏殊王堯臣包拯蔡襄宋祁諸名臣熙豐以後稍用惠卿嘉問之徒講之於內薛向吳居厚之流行之於外元祐知其弊擢李常版曹出鮮于侁將漕以抹之未幾豐亨豫大之論起有魏伯芻者以胥吏之智變鈔引之法求多不已遂啓侈心而召狄患南渡德音首欲痛革然賦入旣狹兵費浸闊其取之於民者終不能復祖宗之舊而四總建焉蜀稱趙開昇潤鄂三王人各極一時材臣能吏之選百餘年間酒茗鹽鐵蒐求無遺蘊矣於是用事者方以爲未至更出新智以圖富強卒之無他繆巧不過籠商賈困郡縣而已蓋時

賢所操之術非獨惠鄉嘉問之所不肯談向居厚之所不敢爲亦伯芻輩之所不忍盡試者也使其利歸公室猶且爲國聚怨况或以潤其屋而肥其家乎上益厭之而擢任公等兵曰公通儒識我飢飽矣民曰公長者知我疾痛矣余來江鄉耳聞目擊者如此或曰方今多壘之秋財殫粟亡非手運牙籌如飛者殆不能濟而王人之言雍容如彼吾子之論舒緩如此如事功何余曰漢下告緡搜粟之令罪至沒入天下莫應及欲免兒寬則牛車檐負爭輸惟恐右內史之去以寬不以嚴也渭上之耕木牛流馬之運厥功大矣而其根本乃在於成都

田十五頃桑八百株以廉不以汰也行督責之政以稅民深者爲賢客斯之法也夸祿賜之富以文其與民爭利之過桑大夫之言也或者語塞因次第其說以復公命



後村居士文集卷第二十二

記

雲泉精舍記

休文游四方而歸築精舍閭皂山中面峯挹澗手植復  
把梅竹無數其言曰人莫不有嗜嗜美色未也有嗜疥  
痔者焉嗜爽口未也有嗜昌歎羊棗者焉又其大者嗜  
聲名嗜富貴嗜無窮力有限則必疲心役智以求之而  
後屢余山人也世之所嗜率予之所不好然亦有嗜焉  
山椒之雲自去自來澗中之泉隨取隨有此余之所嗜  
也蓋聲名富貴非有力不可致而世之嗜之者衆是二

物者不待有力可致而世之嗜之者少故余得而擅之  
噫此遁世避俗者之高談也或曰休文讀書通古今善  
屬辭縱使老窮不遇猶當蕭然陋巷求顏子之所樂今  
乃着華陽巾黃練衣修老氏之道與窮猿野鶴為友壞  
美質而離本性曷不返初服乎僕曰不然昔賀監知章  
妻相公輔晚節皆求為道士而不可得夫士以不降志  
辱身為高二子仕至卿相始欲以其已降之志既辱之  
身自附於幽人勝士孰若高蹈遠引於未嘗降辱之先  
哉僕婚宦二十年所就何事依違俛仰有愧休文多矣  
方將從休文入山顧恐俗狀已成雲見之斂態泉見之

悶聲休文見之而閉關也况敢輕議休文乎休文楊氏  
名至質豐城人

古田縣廣惠應行祠記

廣惠應行祠者縣令劉克遜之所作也初嘉定丙子  
邑人即縣西隅為惠應祠未幾遷於溪南草創數楹旁  
設廣惠香火封爵同而位置異觀者病焉紹定己丑冬  
積雨妨穫令禱祠下輒霽時劔邵不靖聲搖邑境徐村  
頑民效尤竊發前一夕西尉詣葛珏夢神告曰賊至矣  
寤以告令為備及領兵搏賊詣祠乞靈穆卜龜從賊果  
就縛於是令尉議辟故址作新宮合祠二神丞洪某主

薄某東尉某洎士民咸樂助明年八月落成廣惠居東  
惠應居西論其世也使來徵記余惟聖人譏諂祭古者  
祭不越望嘗可以祭泰山楚不可以祭河今夫桐川昭  
武之神而食於福之支邑無乃非古誼歟然嘗論之具  
仁義禮智謂之人稟聰明正直謂之神均是人也有一  
鄉一國之士有天下之士惟神亦然故有能驚動禍福  
一方者有功被海內澤流後世者有歆豚醢酒之薦  
者有歲食萬羊者有依草附木以惑人者有被袞服冕  
極國家之封冊者今二神之祀起漢隋訖今日繇江浙  
至閩粵綿綿不絕比比相望豈非聰明正直之尤者乎

豈非功被海內澤流後世者乎然則祭之非諂也雖不  
在其望非越也祠因官亭廢基捨隙地以增益者謝某  
劉令莆人值時多虞拊民有恩境內稱治凡巖舍廩廡  
郵傳津梁繕葺一新行祠特一事耳洪丞番禺人三洪  
之後某簿某郡人某尉某郡人諸葛尉溫陵人以捕賊  
功改京秩將用於時矣皆可書也

### 新修三步泄記

瀕海之田皆依隄爲固名曰長圍昔人於圍內疏塘以  
灌溉而北洋九十塘焉塘皆有泄所以嚴縱閉也曰三  
步塘者距海僅三步地勢卑薄脫遇淫雨外潮內潦隄

潰泄墮自嘉定辛巳至紹定庚寅官敷民錢亟築亟壞  
辛卯又壞太守溫陵曾公用虎歎曰民之財有限水之  
患無窮長圍千餘丈可使有罅缺乎上腴數百畝可使  
化濕鹵乎於是判官趙汝深奉檄修廢浮屠宗奐宗超  
被選董役用椿枋大小二千四百五十竹落一千二百  
三十四草千檐夫千人竹木草皆依市估夫皆支餼直  
錢皆出郡帑而民不知事一毫錢一孔皆咨於元僚付  
之兩衲而吏不預明年孟春告成長二百六十尺深三  
十餘尺噫公之力勤矣而塘民猶曰未也內基雖固外  
捍不密父將復圮請築石爲二馬頭以禦潮又曰它塘

率有澹租而此獨無公立行其說築馬頭擇守僧且取  
田於廢庵以贍焉凡泄之費若干緡馬頭之費若干緡  
庵之租若干斛塘民德公之賜相告語曰今之牧守二  
年而去處二年之暫而慮百世之遠難也不敷種於農  
難也不誅費於僧又難也昔鄴中渠成邑思西門鴻隙  
陂壞郡怨方進然則便民之與病民也興利之與遺患  
也非特有智無智之異亦仁與不仁之判歟夫智敏而  
易効仁父而見思敏而易效能吏之事也父而見思循  
吏之事也公治郡有異績如甃其城大修水利余所記  
者特二步泄一事云

興化軍新城記

莆爲郡且二百年猶不克有城皆曰樂土也緩事也一日盜起汀邵它州皆增陴浚隍惟莆四封蕩然破扉不闔未幾盜復南侵勢且及境富家窖寶物窶人挈空身咸欲潰去郡人陳公宓始倡板築之議士民和之臺郡是之會王侯克恭病委其責於通守趙君汝鹽事方有緒而王趙相踵即世趙侯汝固始至顧郡力已屈則拜疏求助于朝有旨賜祠牒五十未至而趙侯去陳公與郡人太息曰城其中繫乎於是天子擢曾侯用虎知軍事侯博訪于衆或謂城庠且薄不足恃或謂費雜且廣

無以繼侯奮然曰庠者可高也薄者可厚也役不可以已也且吾患無政不患無財益市木石益僦工徒先是官畫丈尺俾僧幹築僧有能否有勤惰而官無賞罰侯斥逐其不勉者向之苟簡悉趨堅好旣成長一千二百九十八丈高一丈八尺表裏以石覆以磚五門樓堞丹堊煥然憑高望之鉅麗突兀疑化人之所爲畫史之所摹也凡用石以丈計者五萬七千一百七十二甃大小六十七萬八百夫五萬一千四百糜緡錢二萬四千六百七十七楮幣六萬六千八百內楮四萬朝家所盼錢楮各千漕臺所助餘悉出郡帑昉於紹定三年之春汜

於四年之冬蓋三百年不克爲者一朝而就然則城果  
緩事乎樂土果可常恃乎夫敵無脆有備者勝國無小  
善守者全樂毅能下齊而不能拔莒即墨之二城佛狸  
能飲江而不能克盱眙之孤壘往事之明驗也先朝懲  
儂寇之患城廣城邕城桂嶺海之民始奠其居嘉定鑿  
開禧之迹大城江北樓櫓相望然後並邊郡邑各能自  
立近事之已効也玩常而忽變喜逸而憚勞華元之謳  
子罕之扑人之常情也以習安爲懼以恃陋爲戒墨翟  
之智子囊之忠侯之盛心也侯治郡尤清苦省逢迎之  
厨傳罷游觀之土木獨民間有大利病必勇於興除不

以役巨費夥而沮城成之明年歲豐盜熄乃下令蠲夏  
稅一年以搏節之羸代輸噫侯知築是城又知所以守  
是城矣初役之興陳公取盡力且率大夫國人各相斤  
斲其後通守趙少訢判官趙君汝茨與有勞焉莆人  
喜守備之固美善之勤復悲陳公之不及見也某亦  
版籍一民貲不足以豪鄉閭力不足以荷畚鍤茲獲以  
筆墨小技記事之成顧非幸歟

重修太平陂記

曾公守莆惠民之政不可殫紀水利最鉅曰太平陂曰  
三步泄曰陳霸斗門陂功最鉅始爲是陂者趾石中流

幹溪右注溯山逆行翼以岸塍導以圳溝長二十餘里  
溉七百頃然沈石于淵石微罅則址顛激水入港水暴  
決則岸頽農失膏潤官莫顧省公聞而慨然召莆田丞  
陳君告曰陂塘非若職乎丞曰敬受教起去冬迄今春  
圯岸頽崇淺溝倏深出新智為散水石巨室罅衛址塍  
用石尤多或謂松性宜水寘松於裏飾石於表可省費  
公曰木不壽於石明矣悉易巨石錢出公家者百五十  
萬僦夫六千不以煩民郡人更名曾公陂既庵以祠公  
復屬筆於余俾記顛末余聞物之成壞存乎數慮之疏  
密繫乎人三板之城可以不沒千丈之隄有時而潰昔

獨欲發僚吏奮筆塗書判長官一舉手輒從傍掣之倅  
嘗橫矣及其久也有按察之名無事權之實更以督經  
總制錢為職業籌筭喪雜道敲朴敗清思司存冷落吏  
民侮玩遇事至前謙巽退避自托於聾聵者皆是也然  
則昔也惡權之專而惟患守之不分今也病權之分而  
惟恐倅之不削亦其勢然歟君於經總制至其額而已  
不求豐以示能於郡事叶其長而已不立異以銜智公  
退則靜坐一室讀書觀畫風日佳時或携賓客以登臨  
山水追逐雲月為樂雅道未嘗喪清思未易敗也堂之  
役實寶慶三年門之役實紹定五年陳君名振孫趙君

名汝駟皆永嘉人

聽雨堂記

天下之至音非靜者不能聞至樂非定者不能知也風之琴然也水之淙然也嘯之哨然也入於耳同也然南郭子綦以爲天籟元結以爲全聲阮籍以爲鼓吹爲鳳音得於心異也何也躁之不如靜也動之不如定也雨之爲聲至矣而聞者鮮焉兄弟群居之樂至矣而知者鮮焉昔之人有以絲竹陶寫爲樂者有以朋友切偲爲樂者絲竹托於物之聲也人也雨自然之聲也天也朋友取諸人之樂也外也兄弟修於家之樂也內也今天

人修陂之田爲是設也紹興復田八姓之力故陂事迭主之八姓皆有私田於陂知護田則知愛陂矣百年之間八姓盛衰不常於是私田盡去而視陂田爲券內置陂患於度外者公按其籍歲得穀一百六十九石錢四十一千各有奇曰果修陂此足矣呂田屬囊山寺陂正一人幹一人以庵僧充甲首長工各二人歲給錢穀一如舊約租之出納陂之修廢在八姓不可問在僧可覆也公之慮遠乎哉夫循吏遺迹之在天下其衆余足歷目覩如桂之靈渠本秦史祿號史祿渠廣陵之三塘本漢陳登號陳公塘由秦漢至今千餘載世代殊異權



位銷歇二邦之人尚稱思故侯名氏不已此豈有所諂  
畏而然歟它日云曾公陂者猶是矣公名用虎溫陵人  
仁而明丞名子頤三山人敏而勤宜特書大書寓士林  
尉起犀釋智上法均皆竭勞於陂宜牽聯得書

重修通判廳記

倅治創於崇寧葺於淳熙歲久頽圯滋其舊卽東廡爲  
門坐則面牆陳君伯玉僅新其堂它未暇及趙君野翁  
旣至則曰廳庠於堂門設於廡非制也乃命高棟礎增  
舊基而聽益明敞撤屏蔽達通達而門始端直面勢巍  
然官府以尊自國初置倅與監司太守俱名按察異時

大衾長枕短檠細字漏斷人寂壙倡篴和當此之時溜  
於簷滴於堦者如奏簫韶如鼓雲和靜者聞躁者不聞  
也定者知動者不知也此吾友野翁名堂之意夫近世  
言友愛者推蘇氏其聽雨之約千載之下聞之者猶淒  
然也抑蘇氏能爲此言也非能踐此言也余嘗次其出  
處而有感焉方老泉無恙二子娛侍家庭講貫自爲師  
友竊意其平生聽雨莫樂於斯時也旣中制舉各仕四  
方憂患齟齬契闊離合於是聞雨聲而感慨矣中年宦  
達宴寐早朝長樂之鍾禁門之鑰方屬於耳而雨聲不  
暇聽矣歲晚流落白首北歸一返陽羨一居頽濱聽雨

之約終身不復諧矣故曰非能踐此言也今野翁兄弟  
俱以才業光顯于時雖爲是堂余恐其騎馬聽雞之時  
多對床聞雨之時少願刻鄙語於堂上暇則覽焉蓋惟  
靜可以聞此聲惟定可以知此樂惟早退可以踐此言也

陳曾二史君生祠記

紹定癸巳郡人作長樂陳公溫陵曾公生祠于譙樓之  
東揭美績懷賢牧也初陳公以寶慶丁亥出守在郡財  
數日而去然崇風化肅紀綱訪故家禮名勝精采一變  
威愛並流民到于今稱之去之三年盜熒汀邵蔓延朝  
建名城壯邑相繼失守陳公孫延平牧焉招捕使爲提

點刑獄毅然以一身爲吾閩百萬生靈請命上帝躬擐  
甲胄大小百戰巢穴掃清種孽殲夷人皆知上四州賴  
陳公而復安而不知下四州非陳公而幾危也先是盜  
攻陷泉之支邑下四州之人驚曰吾屬無噍類矣陳公  
命別將李德提偏師南下道興泉抵漳汀盜始潰去蓋  
上四州力戰而全下四州不戰而全謂陳公尤有大造  
於下四州非歟昔齊相立攘戎之功夫子與微管之歎  
此言必傑出之才而後可以挾橫流之旤也陳公有焉  
朝廷深原致盜之本旌拔良吏曾公實來剖符其治有  
陳公之風保境衛民郡以無警浚陂築壘農不知役吏

蠹民瘼燭見度隱山偷海劫鉏去根尤善良吐氣豪獨  
破膽教令清明上下信伏乃行寬恤之政蠲三縣紹定  
五年夏稅萬七千緡既而曰惠及於有田者而已以不  
濟寺穀四千斛計口予民代編戶出儻直九千緡冬寒  
散貧民錢四千緡各有竒既而又曰惠及於民而已庠  
序有餽卒乘有犒恩意益周匝矣秩滿上報其代曹公  
於民愈無厭數取六年夏稅半蠲之甫田下戶萬九千  
全蠲之且立社倉以遺後人其節用愛人損上益下合  
於經旨昔季康子患盜夫子告以不欲此言盜生於欲  
而無欲者固盜之所畏也曾公有焉會陳公自建帥洪

曾公自莆牧建在朝在野翕然以爲曾公之宜代陳公  
也於是莆人聚而謀曰盜之方熾戡定之難盜之甫息  
綏靖之難陳公戡定於前曾公綏靖於後皆稱賢牧皆  
有功德於是邦今其去我吾儕小人其忘之乎或曰合  
而祠之可乎或曰生祠非古也余曰淫古者一至之見  
懷惠者衆多之情慕宋璟之介不如爲朱邑之通仆廣  
人之碣不如聽桐鄉之祀况莆人之於二公漸被教化  
沐浴膏澤自有不容釋者持一至之見俾衆多之情可  
不可也雖然二公方擁麾鉞居權位亦無怪乎或者之  
云尔千百世之下是祠也與石室之文翁峴首之叔子

相爲長久將有升堂而起敬讀碑而墮淚者至此而後  
可以觀人心焉

興化軍創平糶倉記

平糶倉者太守寶章曾公之所作也公在郡三年蠲弛  
予民以鉅萬計至是復捐楮幣萬六千緡爲糶本益以  
廢寺之穀寺之產及五貫而糶民不與也倉之政擇二  
僧而付吏不與也糶視時之價不抑也糶視糶之價不  
增也別儲錢楮二千緡備折閱又撥廢寺錢歲三百緡  
供糜費歲儉價長則發是倉以權之歲豐價平則散諸  
錢易新穀以藏焉其纖悉載規約而建置大指如此郡

人驩呼雷動更相賀曰異時富家南船迭操穀價低昂  
之柄以制吾儕之命今公爲民積穀五千斛富家之仁  
者勸鄙者愧南船亦不得而擅龍斷之利矣非可賀也  
夫先王委積之法遠矣孰而歛飢而散李悝之法也賤  
而糶貴而糶耿壽昌之法也今之常平是已貸其本取  
其息荆公所謂周官之法也今之社倉是已然良齋魏  
公猶以二分之息咎朱文公以爲祖金陵之餘論公爲  
是倉忠厚惻怛有常平不費之惠無社倉取息之謗純  
乎仁義而不以一毫霸政參之矣或曰不有常平乎曰  
常平之遇歲豐也不易而腐也易而無所受也是倉則

不然其易也無害於僧也其糶也有利於民也常平以  
使者典領使者去民遠而不時發也郡縣去民近而不  
敢發也是倉屬於郡而不屬於使者也掌乎僧而不掌  
乎吏也守以規約而不守以文法也廣先賢之遺意輔  
常平之不及不在茲乎或又曰良齋之論高矣美矣其  
後良齋之倉先廢而文公之倉不獨建人守之往往達  
於天下郡邑則以二分之息扶之故也乃若有本無息  
日消月磨本竭而倉敗矣曰別儲之錢爲是設也昔無  
倉而今有倉公之惠也修其政無使之壞養其本無至  
於竭後人之責也立法而過憂後日之必弊則法不可

立矣爲善而逆慮後人之不能繼則善不可爲矣公將  
奉使江右顧瞻舊邦眷焉不忘其待吾民厚也若夫潤  
澤之以俟君子其待後人尤厚也公名用虎溫陵人倉  
於作院廢址以紹定六年季夏落成聽事中敞兩教對  
峙屋皆三間垣廡宏壯莆田丞陳子願實贊其議蒞其  
役二僧住囊山者曰智上住華嚴者曰法均云

福清縣創大參陳公生祠記

紹定三年某月某日詔罷福州福清縣稅陳公貴誼之  
請也時公以從橐侍經筵間爲上言臣之鄉邑土瘠俗  
貧物貨不產商賈靡至其民皆墾山種果菜漁海造鮭

蛤之屬以自給海口鎮在縣之東劣有墟市縣民之適  
鎮者鎮民之至縣者不過各負挈所有以相貿易既稅  
於鎮矣徑港在縣之南又置真鳥稅焉又稅於縣焉是二  
十餘里之內凡三稅也不已重乎臣嘗訪求其故稅錢  
之隸縣者日止數緡隸州與漕者月各四十緡而已官  
府之大利源之廣豈與赤子較此毫末哉臣以爲罷之  
便玉音欣然即可其奏邑之父老既扶携聽詔歌詠聖  
德復相與像公而祠之記曰與其有聚斂之臣寧有盜  
臣唐人亦云捕蛇之不幸未若復賦之不幸悲夫天下  
之不仁至盜而止復有不仁於盜者乎天下之毒至蛇

而止復有毒於蛇者乎此儒者之篤論而聚斂之臣所  
未嘗講也故人主必親近儒臣然後聞正大之言然後  
功利之說莫得而進公之建是言也非私其邑之人也  
儒者家法然也齊設衡麓舟斂之官以籠山海藪澤之  
利姑尤聊攝之人羣起而詛尹鐸爲邑減其戶租晉陽  
之人卒懷其惠衆之爲是祠也非私公之賜也民之秉  
彝然也初嘉泰壬戌公之先太師內相嘗有此請其議  
中格至公乃緒成之公家世邑人也去而僑於武康居  
畿輔之近而不忘鄉井之遠處旃屨之邃而深隱閭閻  
之患其父子間議論風旨如此所謂世載其德者歟所

謂必百世祀者歟雖然建一議畫一策近臣之事也一夫不獲時予之辜四方有敗必先知之大臣之任也天下郡國之廣不止一方民生疾苦之多不止一事公方坐政事堂與吾君吾相汲汲共圖之矣吾儕小人何足以知之

### 漳州代輸丁錢記

民年二十至六十輸丁錢自五季始罷之自祥符始獨漳泉興化錢先折米不克罷蔡公襄龐公籍踵使閩俱條其害議格不行龐公後相皇祐竟奏減三郡所輸有差未幾米復爲錢端平元年趙侯以夫建言丁錢宜罷

久矣顧歲額萬七千緡隸于漕守不得專而况民以全繼輸官以半措發此官不欲罷也年甲付吏手糜費等正錢此吏不欲罷也官吏規近獲民被長患深可嗟閔以夫嘗會州家常賦外有廢刹租利錢所入不下丁口之數舊以充橐裝篋實者今朝廷大明好惡表廉黜貪賄道永絕請以此錢爲民代輸安撫使真公某大漕表公某聞而擊節上于朝曰漳州此舉可爲分符守土者法詔可其奏侯俾余記之余惟取民易予民難陳洪進創立之賦循襲二百餘年中更賢牧守何啻數十公而不能革豈以爲旣取而不可復予歟至侯乃本先賢遺

意去漳民痼疾亦會天子方用儒相力行仁政而連帥  
部使者皆以德選故侯所請朝奏而暮報也使侯而不  
遇此時雖請且不得達雖達不過下其事有司彼桑大  
夫固不主賢良文學之議而為觀察使者未必通陽城  
元結之意又不過非笑以為迂闊而已夫因不必因之  
法誤也然因之以至如此之乂余以是知取民之易也  
革不容不革之弊宜也然革之必待如此之時余以是  
知予民之難也始侯下車鄰寇猝至四封告警諸道之  
兵會于漳調度繁興應之裕如生禽其渠檻以獻勞賜  
吏士費以千萬民不加斂而猶有餘力及斯事然則世

之謂郡縣空乏不可復措手者其果然歟

登聞檢院續題名記

前記起紹興庚申迄紹定壬辰凡九十三年自王君習  
至孟君點凡八十八人石盡而繼之者未暇續也陳君  
瑤始與陳君績議礮石為後記惟古今之官不同而登  
聞檢院者本先王設鼓立木遺意不已重乎嘉定以來  
當路諱言箝結成風天子患之布衣某人詣甌上書有  
司以休沐不即受被譴左遷矣然物情顧望猶未丕變  
於是英斷赫然更化改元舉相去凶下詔求言在廷之  
士畢輸忠謹下至草茅人人知上意封事輻湊語或激



訐上亦不以爲忤親洒宸翰申命近臣差擇而施行焉  
於乎聖矣哉先朝大人得言事監門論新法縣佐議儲  
貳諸生諫花石若是者不可殫紀上方脩復祖宗故事  
思拯時弊博通下情君當是時居是官日閱天下章奏  
豈無鄭俠婁寅亮鄧肅之流其亟以告諸朝表而出之  
使後之人指君名氏而言曰是能助端平天子開言路者

華亭縣建平糴倉記

環吳會爲邑者百數以華亭爲大詣銓曹注令者千數  
以華亭爲難琴堂常虛席莫敢就有就者世輒目以奇  
材余行四方聞某縣蠲其賦某縣革其弊昔難而今易

者往往有之而華亭之難自若蓋竭一縣財粟盡輸之州  
通天下之縣皆然至於亭也倉也與社稷並而不敢廢雖  
甚凋陋猶存其名惟華亭併常平義倉之名而廢之噫其  
難至是歟餘姚楊君瑾奉辟書縮銅墨竟內稱治上下信  
服君喟然曰吾儒者也受子男之封任芻牧之寄詎可以  
善事上官不得罪巨室爲戢業乎去歲夏五民苦貴糴邑  
無粒粟歛於諸豪吾心愧焉會常平使者曹公函修舊法  
太守趙公與憲奉新書歲留米五千石於縣華亭於是乎  
有義倉君曰二公所以惠吾縣者至矣然歛散之權令不  
得專吾將有以輔之取搏節餘錢一萬緡糴三千石規縣

東爲屋五楹別儲之華亭於是乎有平糴倉昔王介甫嘗恨士大夫不能講先王之意以合於當世之故余每歎其言之善而又病其太高夫常平創於漢義倉昉於隋士大夫不能講漢隋之法以合諸當世者有之矣况遠而及於先王之意歟碩壯哉縣生齒之繁貴豪之衆水旱凶荒之備一日不可闕者相承百年莫過而問必待下有賢令上有賢監司太守而後奉行然則之望不其愈難歟君旣在端平循吏之目滌華亭難公之謗而墨交上有旨陞擢暮月之間績狀如此使及其甘而充於其可書者何止一倉余又將秉筆以俟

後村文集卷第二十二

後村居士文集卷第二十二

序

甲申同班小錄序

合天下選人至多也合天下京狀至少也以至少之數待至多之求難矣况夫修爲繫乎人遇合繫乎天在人者可勉而在天者不可徼也噫愈難矣蘇明允有言蒞官六七考求舉主五六人誰不能者病其濫之易也然自明允爲此言幾二百年士大夫未有以改官爲易者何也蓋慶曆以來薦舉之制加密矣敏者十年滯者或三四十一年而後得預於歲引之數夫惟選之遴故賢路

通得之難故人情勸試之久故民事練由今之濫足矣  
烏得尚膠前論哉嘉定甲申春上臨軒引陳誠之等故  
事有題名小錄因著其說於篇首以侈上恩勵同志云

和平志序

代人

舉一世所共榮者曰科目曰官職曰世家而已然是三  
者絕續晦顯常不可必其或縣延一二百載絕而復續  
晦而復顯則通天下以爲罕見矣夫舉一世所共榮通  
天下所罕見而萃於一州一邑謂之甚盛可也况萃於  
一里乎和平里在邵武縣之南鄉里有危氏上官氏黃  
氏上官氏尤盛自景祐至嘉定此二姓擢進士第者三十餘人

入太學預鄉賦累累不絕書起徒步至顯官因而傳子  
孫爲世家榜籍送書衣冠襲起者不可以數計也烏虜  
盛哉然以科目官職世家定榮悴盛衰蓋近世俗人之  
論吾聞古之君子所謂歿而不朽者不在是也上官氏  
對策熙寧不附新法晚入元祐黨籍其子留守汴都不  
屈於虜而死二公所立如此近於天下之善士矣豈特  
足以重吾里哉先民有言誰謂華高企而齊而旣以自  
勉且勉里人

送陳東序

金華葉潛仲君子人也曩仕于撫予捧檄至焉始定交

後十年予從事廣西經略使府潛仲適佐漕幕嶺外少  
公事多暇日予二人游釣吟奕必俱神崖鬼洞束縕盲  
進唐鏡宋刻刻苔疾讀登巘放鶴俯湫呼龍平生樂事  
莫如挂州時也既而予二人考舉及格同日出嶺潛仲  
還婺予歸莆乃聞潛仲病卒悲夫尚忍言之陳君子東  
潛仲客也忽携潛仲手鈔詩卷相訪又出潛仲之子字  
天啓者詩十數首字畫句法遂逼乃翁嗚呼潛仲可謂  
能教子矣子東惓惓交誼語潛仲平生輒忼慨涕下烏  
虜潛仲可謂能取友矣昔人云生子當如孫仲謀殆為  
天啓發也又云見元賓之所與如見元賓殆為子東發也

### 劉圻父詩序

余嘗病世之為唐律者膠攀淺易窘局才思千篇一體  
而為派家者則又馳騫廣遠蕩棄幅尺一臭味盡麻沙  
劉君圻父融液衆格自為一家短章有孔鸞之麗大篇  
有鯤鵬之壯枯槁之中含腴澤舒肆之中寓摯斂非深  
於詩者不能也矧其貴山林賤城市視蟬冕如布衣見  
朱門如蓬戶靜定之言多躁動之意少庶幾乎冲澹以  
自守遺佚而不怨者矣雖然文以氣為主少銳老惰人  
莫不然世謂鮑昭江淹晚節才盡余獨以為氣有惰而  
才無盡子美夔州介甫鍾山以後所作豈以老而惰哉

余幼亦酷嗜歲月幾何顏髮益蒼事物奪其外憂患攻其內耗亡銷鑠不復有一字矣圻父幸在卅故膠擾之外爲事物憂患之所怨養氣益充下語益妙它日余將求續集而觀老筆焉

送高上人序

儒詆釋爲夷教義理一也豈有華夷之辨哉吾聞身毒天竺諸國皆有城郭君民其法度教令雖不可得而詳竊意其獎忠孝而禁悖逆大指無以異於中華不然則其類滅而國墟矣如卅所傳賢沙黃磔之事在人爲悖子在物爲梟獍非特中華之所禁固身毒天竺之王之

所必誅者也凡釋皆宗釋迦彼以王子之貴當國統之重不逃則不得去若夫賢沙黃磔民也不逃親亦可去旣逃之又棄之又絕之視其親凍餓轉死終不與粒飯匕藥噫其不識罪福甚矣高上人禪價重東南慨二師之被誣著論力辯痛先親之暴露飛錫歸窆築慈母庵思親精舍焉國家之於孝子小則饋酒餼大則旌門閭獎之至矣然古今孝子不多見民而孝卅以爲祥瑞矣釋而孝非祥瑞之尤乎高縣人也予縣令也將饋之酒餼高齋素將請于上而旌其閭高無家烏虜吾無所用一情矣於其行姑書此附于西山先生贈卷之後

陳敬叟集序

寶慶初元余有民社之寄平生嗜好一切禁止專習爲吏勤苦三年邑無闕事而余成俗人矣然少走四方狂名已出邑中騷人墨客如陳敬叟劉圻父游季僊輩往往辱與之游主人詩律久廢不復有一字常命小史設筆硯觀衆賓賦詠以爲樂嘗評諸人之作圻父得之夷淡而失之槁乾季僊得之深密而失之遲晦惟敬叟才氣清拔力量宏放險夷穠淡深淺密疎各極其態不主一體至其爲人曠達如列禦寇莊周飲酒如阮嗣宗李太白筆札如谷子雲行草篆隸如張顛李潮樂府如溫

飛卿韓致光余每歎其所長非復一事旣解銅墨歸卧山中五六年谿上故人獨敬叟書問不絕其交誼又過人如此一旦緘其藁來曰爲我序之嗟夫余何足以知君哉追念昔者會集諸君銳甚頗哀余衰猶能鼓旗助譟其旁今志氣銷磨由衰至竭敬叟未知其然顧方援麾挑戰余遠望之悲傷感慨殆如伏波曳足土室中矣嗟夫余何足以序君哉敬叟名以莊穀城黃子厚之甥故其詩酷似云

瓜圃集序

近歲詩人惟趙章泉五言有陶阮意趙蹈中能爲韋體

如永嘉諸人極力馳驟繞望見賈島姚合之藩而已余詩亦然十年前始自厭之欲息唐律專造古體趙南塘不謂然其說曰言意深淺存人曾懷不繫體格若氣象廣大雖唐律不害為黃鍾大呂否則手操雲和而驚飈駭電猶隱隱絃撥間也余感其言而止二友翁應叟尤工律詩集中古體不一二見無乃與余同病乎然觀其送人去國之章有山人處士踈直之氣傷時聞警之作有忠臣孝子微婉之義感知懷友之什有俠客節士生死不相背負之意處窮而耻勢利之合無責而任善類之憂其言多有益世教凡執慢褻狎閨情春思之類無

一字一句及之是豈可以律詩而槩少之耶蓋應叟晚為洛學客游所至必交其善士尤為西山真公所知其詩有自來矣既沒數年子元孺始請余序其集夫作詩難序詩尤難小序最古最受攻至朱文公始盡掃而去之而詩之義自見詩之顯晦不在乎序之有無也決矣嗟乎作詩者何人歟鴟鴞七月周也棠棣召穆公也頌史克也祈招祭公謀父也黍離周大夫也皆古之聖賢也謂小序不足以知古聖賢之意則有之矣至於寺人傷讒女子自誓蟋蟀譏儉碩鼠况貪與其它比興風刺往往出於小夫賤隸之口涂之人猶知之而况子夏孔門

之高弟衛宏漢世之名儒乎以高弟名儒之學問而有不能通匹夫匹婦之情性若余者其敢自謂知朋友之意乎雖然交游三十年一死一生問其人則曰未詳也問其詩則曰未達也其又可乎乃述所見於篇首顧余文未必能重應叟之詩應叟之詩或足以重余文也應叟名定別字安然瓜圃其自號云

退庵居士集序

自先朝設詞科而文字日趨於工譬錦工之機錦玉人之攻玉極天下之組麗瑰美國家大典冊必屬筆於其人焉然雜博傷正氣絺繒損自然其病乃在於太工惟

書易三洪筆力浩大不侔於記問不縛於體式士之得其門者寡矣退庵居士陳公某文安公之壻著名淳熙中某生晚不及識公得其遺文十五卷讀之歎曰是提孤軍與三洪對壘者夫文不能皆工故曾子固劣於詩溫公自言不習四六公儷語高妙殆天畀不可學詩簡而遠近而深有味外之味古文鍛鍊精粹一字不可增損在人其禮法之士在兵其節制之師歟某嘗恨古今詞人往往詞勝理華過實公啓以包呂勉中司以東南民力竭規總餉書上內相謂文人多托文以濟姦上執政謂貧賤憂戚非造物之見厄其識度操守如是使公



有言責必不受風旨供副封掌封駁必不奉行中批內  
降代王言必不擲筆而發名節掃地之歎而年纔五十  
仕止提轄文思院世未知公身沒言立往往惜其不貴  
且壽此豈足以論公歟初密學公閩人其後徙浙嘗作  
研銘使廣東者公之父也今以詩書禮樂帥江西者公  
之子也奕葉顯融而浙中僑居茅竹數間僅通戶牖帥  
鼎貴而不忍改築曰吾先君子之廬也於乎亦足以觀  
公家法矣

文軒先生集序

以言語文字行世非先生意也先生乾淳間大儒國人  
師之朱文公於當世之學間有異同惟於先生加敬于  
時朝野語先生不以姓氏皆曰文軒晚爲中書舍人中  
批某人賜出身除殿中侍御史先生封還曰輕臺諫羞  
科目矣天子知先生决不奉詔改授工部侍郎不拜而  
去其孝問名節如此以言語文字行世非先生意也然  
先生孝力既深下筆簡嚴高處逼檀弓穀梁平處猶與  
韓並驅在時片簡隻字人已貴重今其存者如岫嶠之  
碑岐陽之鼓矣初先生爲布衣已負重名後貴顯于朝  
愛先生者皆以晚節爲憂及西掖去國然後呂成公喜  
曰過江以來未有也烏虜修而至於先生而前輩責備

之嚴如此則凡修而未至於先生者其可以無日新之德乎其可不畏晚繆之譏乎向使先生希旨書行必根著不去爲李嶠爲張說先生一奮其決遂爲李藩爲袁高義利萌於一念芳臭分於千載故余讀先生之書重有感焉先生歿六十年微言散軼復齋陳公某所序者僅十之二三外孫方之泰訪求哀拾彙爲二十卷勤於李漢趙德矣東陽范侯鎔欲鋟梓會迫上印不克就毗陵張侯友乃緒而成之余二大父實率鄉人以事先生者也序非通家子弟責乎敬不敢辭

野谷集序

趙漕汝鎔

古人之詩大篇短章皆工後人不能皆工始以一聯半句擅名頃趙紫芝諸人尤尚五言律體紫芝之言曰一篇幸止有四十字更增一字吾未如之何矣其精苦如此以余所見詩當繇豐而入約先約則不能豐矣自廣而趨狹先狹則不能廣矣鴟鴞七月詩之宗祖皆極其節奏變態而後止顧一切束以四十字可乎明翁詩兼衆體而又徧行吳楚百粵之地眼力益高筆力益放卷中歌行跌宕頓挫劇蛟縛虎手也及歛爲五七言則又妥帖麗密若唐人鍛鍊之作訂其品自元和大曆溯于建安黃初者也余舊聞明翁工詩而尤自珍閱數出鄙

語挑戰明翁終閉壁不出晚歸後村明翁自番禺鈔新  
舊藁覓寄嗟乎余幼交明翁白首始見其詩蓋其深厚  
不事銜鬻立身行已皆然不獨於詩然也余每自謂粗  
知明翁今思昔之知明翁者淺矣余知明翁而明翁不  
輕示余如此詎肯爲不知者出哉野谷明翁別墅余在  
郡日淺未及往游而去此一卷詩最佳末寄園丁四十  
韻尤高妙

賈仲穎詩序

永嘉多詩人四靈之中余僅識翁趙四靈之外余所不  
及識者多矣賈君仲穎余所未及識者之一也君生風

雅之國爲社友所推不問可知其詩矣趙幾道王德嘉  
兄弟人物如璧君與之友又可知其人焉賈氏自太傅  
爲西漢文詞之宗至以詩名於盛唐島鳴於晚唐君豈  
其苗裔歟觀其大篇氣力雄拔音節頓挫吊湘賦鵬之  
遺五七言如燈花寒影裏詩句雨聲中如盡開牕戶容  
秋月徧倚闌干看晚山舍人司倉得意句也君雖不遇  
以死子嗣其業以行藝貢于鄉信矣賈氏之多才子耶

水木清華詩序

平海軍節度推官聽事之西有泉有梅肅翁采昔人詩  
語以水木清華扁其齋寓士同僚從而詩之者若干人

余病痺不出戶限既不能越邑從君游詩律又廢呻吟  
繁月又不能就一字惟古詩有大序有小序蘭亭詩右  
軍爲序桃花園詩太白爲序石鼎聯句退之爲序聚衆  
作而一人序之其來舊矣傳曰木水之有本原肅翁其  
有本原者乎然則孰爲本肅翁以詞賦魁天下集英對  
策第四而無矜色無驕志小心問學謙虛求益此本也  
孰爲原夫泉民俗富饒賈胡走集之地仕者鮮不染指  
肅翁居其間獨不爲珠犀點澁此原也本盛則末華原  
澄則流清蓋清者可以範俗華者可以飾治矣

張尚書集序

國朝用人尤嚴資格乾淳間天子益厭拘攣稍於科舉  
之外擢士張公拭魏公拔之以經行進韓公元吉王公  
拒劉公孝建陸公游以文章用其餘起山林遺逸由故  
家子弟遇合光顯者不可殫紀故戶部尚書僚齋張公  
蓋當時親擢之一也公之學授於家庭又所交皆天下  
賢雋而仕當朝廷極盛之時故其詩冲澹和平可薦之  
郊廟非如孟郊賈島鳴其窮愁而已牋奏溫潤麗縵可  
施之典冊非如陳琳阮瑀工於書檄而已在上前論議  
或累牘或數語詳而貫於理簡而周於事鑿鑿乎有用  
之言也初公在州縣故相正獻陳公鄭卿景望趙卿德

莊爭以文墨薦及後宦達更以才業顯爲漕總爲司農  
太府爲版曹長貳皆金穀要劇之任考其奏篇如論坊  
場額重和買價高又欲取郡縣十年以來創增之賦剷  
除復舊晚牧婺州遂以蠲租賦殿於是掩卷而作曰此  
固文靖之心法而張氏之世德歟彼以文譽公者特見  
其外爾至以才稱公者亦豈足以知其內哉莆田使君  
公之孫也詞學亢宗儒雅飾吏旣修泮宮刊文軒集廼  
取家集而併傳焉詩曰惟其有之是以似之公公謂能  
似文靖矣使君可謂能似公矣某先君子嘗游公父子  
之間使君有命曰吾子宜序先集某敬拜曰諾

王南卿文集序

余發番禺送者系路秋暑猶在宿醒未解坐舟中如炊  
甑偶得順風張帆伸首篷外紫翠插空舟人曰羅浮山  
也意稍舒豁明日縣尹王曰携其先大夫義豐公遺文  
五卷示余讀之終編渙然如甘露之蠲渴灑然如清泉  
之濯垢也可謂能言之流矣蓋公之言曰文惡蹈襲其  
妙在於能變惟淵源者得之豈惟文哉議論亦然故公  
之諸文變態無窮不主一體論事必攷古今據義理不  
祖舊說詩高處逼陵陽茶山四六佳者不減汪蔡如王  
景文集序酌文雖歐公於子美曼卿不能加矣謂中興

頌異於仲尼諱魯之義謂歸來辭作於劉裕篡晉之先  
世之同結而不敢異者潛而失其實者所未知也公襄  
敏諸孫常自稱將種南宮對策乞都建業零陵封事論  
一馬可贍五兵宜罷推馬晚守濠梁請復曹瑋方田修  
紳世衡射法而仕止一麾朱文公嘗歎公之材略已所  
不及而不盡用世必有任其責者余讀公之文悲公之  
志乃取文公之語冠之編端以行于世且以慰公之子  
焉公名阮字南卿義豐所居山名

石塘閑話序

六記百詩寒齋所著摠曰石塘閑話蓋大藏五千餘軸

傳燈千七百人精英骨髓盡在是矣然佛學起於六經  
諸子之後其說竒特孤行於天地間有何不可至李習  
之柳子厚稍引易論語莊列之書以印證之此乃儒者  
不能自守求附於佛非佛之不能自立求助於儒也余  
聞佛之妙在於離言語處拈花面壁豈有句義可詮註  
哉其後話頭百千則語錄五車亦太繁矣夫方書不爲  
扁鵲設圖訣不爲奕秋設泥方凡醫也按圖低棋也善  
讀寒齋書者更高着眼目

竹溪詩序

唐文人皆能詩柳尤高韓尚非本色迨本朝則文人多

詩人少三百年間雖人各有集集各有詩詩各自爲體或尚理致或負材力或逞辯博少者千篇多至萬首要皆經義策論之有韻者爾非詩也自二三鉅儒及十數大作家俱未免此病乾淳間文軒先生始好深湛之思加煅煉之功有經歲累月繕一章未就者盡平生所作不數卷然以約敵繇家勝踈精揜粗同時惟呂太史賞重不知者以爲遲晦蓋先生一傳爲網山林氏名亦之字學可再傳爲樂軒陳氏名藻字元潔二傳爲竹溪詩比其師槁乾中含華滋蕭散中藏嚴密窘狹中見紆餘當其撚鬚搔首也搜索如象罔之求珠斷削如巨靈之

施斲經緯如鮫人之織綃及乎得手應心也簡著如蠶魚小篆之古協者如韶鈞廣樂之奏偶者如雌雄二劍之合天下後世誦之曰詩也非經義策論之有韻者也初文軒沒門人散或更名它師獨網山樂軒篤守舊聞窮死不悔竹溪方有盛名而一飲啄不忘樂軒廟祀之墓祭之其師友之際如此詩直其士直耳余少亦苦吟後避謗且畏禍遂廢不爲然意根除剋久而未盡晚見竹溪之作嘆曰吾詩可結局矣竹溪林氏名希逸字肅翁與網山樂軒俱福清人余與文軒俱莆田人

王卿子文詩序

古詩皆切於世教訂謨定命遠猶哀告大臣之言也敬  
之敬之命不易哉諫臣之言也棠棣之華鄂不韡韡宗  
臣之言也載馳載驅周爰咨諏使臣之言也之子于征  
有聞無聲將率之言也豈弟君子民之父母君國子民  
之言也禹之訓臯陶之歌周公之詩大率達而在上者  
之作也謂窮乃工詩自唐始而李杜爲尤窮而最工者  
然甫舊諫官白亦詞臣且必皆窶生寒人飢餓而鳴哉  
潛齋年未四十導密旨班列卿使畿內牧潛藩言議風  
旨聞天下不以詩自名余得其詩讀之本學術隆師友  
扶忠賢紉邪佞愛君如愛親憂民如憂己合於詩人之  
所謂六義者蓋江湖草野之士白首專攻不過得數十  
百篇潛齋方有權位竊意豐於彼者必畱於此而其詩  
至二十卷又皆粹美無疵間雅有味詎可以常情測度  
哉抑余有恨焉爲其集止樵川也豈自尔遂無作乎將  
靳固不以示人乎昔廬陵半山二公愈貴愈顯其詩愈  
肆歸然爲吾宋詩祖潛齋其盡發閔藏取樵川以後稟  
鉅傳之無使異日觀者歎曰陳簡齋自大用後不復有  
詩潛齋當不以余言爲僭也

趙寺丞和陶詩序

自有詩人以來惟阮嗣宗陶淵明自是一家譬如景星



慶雲醴泉靈芝雖天地間物而天地亦不能使之常有也然嗣宗跌蕩棄禮法矜傲犯世患晚爲勸進表以求容志行掃地反累其詩淵明多引典訓居然名教中人終其身不踐二姓之庭未嘗諧世而世故不能害人物高勝其詩遂獨步千古唐詩人最多惟韋柳得其遺意李杜雖大家數使爲陶體則不近矣本朝名公或追和其作極不過一二篇坡公以蓋代之材乃徧用其韻今松軒趙侯復盡和焉出牧吾州袖以教余退而讀之見其挈斂之中有開拓簡澹之內出竒偉藏大巧於樸寄大辨於訥容止音節不辯其孰爲優孟孰爲孫叔也可謂善學淵明者矣客難余曰昔坡公和陶初出穎濱獨云淵明不肯束帶見督郵子瞻旣辱於世欲以晚節自擬淵明誰其信之今吾子推趙配陶將無與穎濱異耶余曰坡公和陶於老大坎壈之餘趙侯和陶於盛壯顯融之日夫如是則知貴其身而求乎內矣貴其身者必重名節求乎內者必輕外物其去淵明何遠之有穎濱復出不易吾言矣

後村文集卷第二十三

後村居士文集卷第二十四

序

趙虛齋注莊子內篇序

往歲水心葉公講學折理多異先儒習學記言初出南塘趙公書抵余曰葉猶是同中之異如某則真異耳余駭其言而未見其書也端平初余爲玉牒所主簿趙爲卿攝郎右銓趙爲侍郎朝夕相親稍窺平生論著於書易皆出新義雖伊洛之說不苟隨惟詩與朱子同且語余曰莆人惟鄭漁仲善讀書子可繼之勿爲第二流人鄭名樵所謂夾漈先生者余謝不敢當方欲盡傳其書

俄皆去國矣。耆雋凋落，舊聞益荒。太常博士鄭君彝叟道莆，爲余言：虛齋趙公方爲諸經作傳，余固厚公以書叩問。公荅云：云大指多與南塘合，然靳惜未肯輕出。曰：出之將駭一世矣。余既老病無復四方之役，常恨不得挾冊以從公游。一日於親友家得公所作道遙遊解，盡黜舊注，自成一家，以數明理，以理斷疑，如日曆然。起一筭子而千歲之日可知，如國棋然下一冷着而滿盤之子皆活。訥而辨簡而盡，心竊歎伏，遂從公求得內篇本旨而傳錄焉。余少亦嗜此書，至是悟而笑曰：許多年在郭象雲霧中，乃今彷彿見蒙叟戶庭矣。又悟世儒箋傳之學，直隨聲接響，按摸出鑿，亦如水心南塘如虛齋，迺可謂之善學。因添園之書以推它書，其高妙精詣，切於世用，抑又可知也。南塘曰：心兵公學講於旃厦公行矣。扈蹕甘泉，開卷灑英，六盡可諸書獻之，乙覽列之學官與天下共之，毋徒藏名山而俟來哲也。

唐人五七言絕句序

野處洪公編唐人絕句，僅萬首，有一家數百首並取而不遺者，亦有復出者，疑其但取唐人文集雜說，令人抄類而成書，非必有所去取也。余家童子初入塾，始選五七言各百首，口授之，切情詣理之作，匹士寒女不棄也。

否則巨人作家不錄也惟李杜當別論童子請曰昔杜牧譏元白誨淫今所取多邊情春思宮怨之什然乎余曰詩大序曰發乎情性止乎禮義古今論詩至是而止夫發乎情性者天理不容泯止乎禮義者聖筆不能刪也小子識之

本朝五七言絕句序

唐絕句詩選成童子復以本朝詩爲請余曰茲事大難揚劉是一格歐蘇是一格黃陳是一格一難也以大家數掩群作以鴻筆兼衆體又一難也昔趙公履常欲編本朝詩輒止其意深矣余病眊舊讀不能盡記家藏前人文集苦不多里中故家書類散落不可借暇日姑取所嘗記誦南渡前五七言亦各百首授童子或曰本朝理學古文高出前代惟詩視唐似有愧色余曰此謂不能言者也其能言者豈惟不愧於唐蓋過之矣

中興五七言絕句序

客問余曰呂氏文鑑起建隆迄宣靖何也曰炎紹而後大家數尤盛於汴都其人非朝廷之公卿即交游之父祖並存則不勝記誦之繁精揀則未免遺落之恨去取之際難哉客曰子選本朝絕句亦此意乎曰固也客曰昔人有言唐文三變詩亦然故有盛唐中唐晚唐之體

晚唐且不可廢柰何乎詳汴都而略江左也余矍然起謝曰君言有理乃取中興以後諸家五七言各選百首內五言最難工前選猶有未滿人意者此編則一一精善矣窮鄉無借書處所見少所取狹可恨惟此一條爾至於江湖諸人約而在下如姜夔劉翰趙蕃師秀徐照之流自當別選客曰文鑑可併續乎余曰以俟君子

王隱君六學九書序

近世丹家如鄒子益曾景建黃天谷皆余所善惟白玉蟾不及識然知其為閩清葛氏子鄒不登七十黃曾僅六十蟾尤天死時皆無它異反不及常人余益不信世

之有僊而丹之果可以不死也晚使江左始識丹池王君示余所著書余讀而異之因記曩與諸人語鄒專佞佛黃涉獵道家書不能精蟾學與黃類惟景建浩博可畏扣之不窮三人者不足以涉其藩甚矣丹池之書似吾景建也丹家所知有所限止君於析理本洙泗接關洛於周子太極圖之外為新圖焉未知與譙天授袁道潔何如也於談禪離句義合儒釋為大覺牟尼圖焉覺範如壁壘不及也於道家本易老參同契其說精詣殆麻衣崆峒道士所未發也於兵法起風后至武侯上下數千年圖其分合抉其微妙有薛季宣蔡季通所未解

也論世事皆中窠曰鑿鑿可行則種放常秩之儔匹也  
為文章散語老辣韻語高勝亦曼卿子美之彷彿也嗟  
夫景建已矣痛亡友之不作喜斯人之猶存乃序其書  
而歸之君交游皆大貴人持論不少貶屈如勸史丞相  
早退與鄭丞相論邊事皆可傳亦坐此落泊歲不我與  
栖栖道涂方求所謂大藥貴者余扣君曰僊家所謂三  
千功行者何也君曰活人為第一義余有志無力今以  
書幣招我者實位將相臨方面南北生靈所賴以休息  
者有福德有資力吾事其遂濟乎余始悟安期生畫策  
梅福上書始未嘗不冀有遇不遇乃遁去耳又扣君曰

吾聞僊者曰純陽曰無漏鄒晚置妾曾在道州生子黃  
葛不能無婦人君亦然何也君曰若所言內丹也可以  
延年爾大丹成則飛騰變化去矣余欲留君共究其論  
春江渺然風怒航駛極目久之君許它日訪余商推而  
君遊無期余歸有日未知尊酒相屬於何處也君名允  
恭字元肅會稽人

季父易藁序

易孝有二數也理也漢儒如京房費直諸人皆合章句  
而談陰陽災異往往揆之前聖而不合推之當世而少  
驗至王輔嗣出始研尋經旨一掃漢學然其弊流而為

玄虛矣本朝數學有華山陳氏河南邵氏今邵氏之書雖存通者極少理享有伊川程氏新安朱氏舉世誦習衆說幾廢余嘗恨程邵同時不相折衷曰傳曰皇極經世圖譜遂判爲二書而不可合天下豈有難通之書亦豈有理外之數哉噫易更三聖說易者非一家程氏排臨川之學者及教人讀易必先輔嗣介甫朱氏尊伊川之言者至本義則多程氏所未發議論以難疑問答而詳義理以講貫切磋而精此季父易藁之所爲作也初余爲建陽令季父訪余懸齋因質易疑於蔡隱君伯靜後二十餘年而書成大旨由朱程以求周孔由周孔以求義文其篤守師說雖譙天授袁道潔無以加視世之高談先天徑造微妙者彼虛而此實矣季父名彌邵字壽翁中歲弃科舉閉門著書動必由禮行義爲鄉先生家貧食于季晚舍去併學俸邵之太守眉山揚侯棟郡博士括倉俞君來即學爲堂示舍蓋之意季父僅一至焉後揚侯使本道又論薦于朝不報卒年八十二俞君乃取昔所卻俸爲刊易藁而授簡其猶子克莊序之

張昭州集序

淳祐丁未予自少蓬免歸後村衰眊廢退巷無行迹一日有奉函書剝啄柴荆者問之則辰州糾曹張脩之使

也亟發書案繭無它辭而橐其先大夫遺文四十卷以請曰惟先友序之余因記曩游桂幕臺閩森立賓在入人務蓬筮出新奇中上官意大夫君方監郡獨夷澹自守專以寬靜裨大尹綏遠人遇休沐或風日佳時必命客聯騎縱覽岳壑徜徉永日旣而詔以君牧昭州同志餞之于湘南樓時予知君持身如古君子愛民如漢循吏餘事見於翰墨而已未深叩而細論也至是盡讀所謂四十卷者喟然歎曰前日之量君者不亦淺哉君之詩師石湖誠齋然出入衆體與其太守云未能子字良但欲凡事錢嚴瀨云策勛蓑笠上自是一雲臺答二禽

云憂凡行不得勸客不如歸酷類其師秋雨云獨木乘危涉勞薪帶濕吹夏夜云蝙蝠迴旋舞蚊蟲跋扈飛類唐子西雜詩云阮孚幾蠟屐晏子一狐裘又云移封初悶悶通道忽陶陶類陸放翁紫牡丹云紫垂戶外瞻天近綠墜樓前到地香類一宋南樓晚望云江漢西來天地白咄咄逼蘇子美石曼卿四六師平園帖受精確雖猝遽應酬之作皆有義理之脉它文亦多可傳誦君之所蘊如此而余初不能知其甚矣余之淺陋可愧君之深厚可敬也當寶紹間仕有捷徑挾他繆巧立致顯融君方掩鼻權利白頭斗壘在時輩中最爲滯留端平改紀



獎擢廉退而君不少需以死矣昔與君別掾未勝衣今  
遂能會粹手澤來求予文回首舊遊邈焉二紀撫卷感  
愴旣以君之才不極於用爲君恨又以君之子能傳其  
業爲掾喜也君言之永新人名潞字東之

網山集後序

學必有師師必有傳人揚雄之徒以侯芭爲傳人授業  
河汾之門者衆矣以董常爲傳人侯董皆窮鄉匹士功  
業不著于世而師道之傳在焉隆乾間南方學者皆師  
艾軒先生席下生常數百人去而貴顯者相望然自先  
生在時言高弟必曰網山後先生卒六十載學者論次

先生嫡傳亦必曰網山夫未遇一布衣死則死矣而能  
亢其名與當世大儒並行非孟氏所謂豪傑之士乎余  
嘗評艾軒文高處逼檀弓穀梁平處猶與韓並驅它人  
極力摹擬不見其峻潔而古奧者惟見其寂寥而稀短  
者縱使逼真或可亂真猶虎賁之似蔡邕也優孟之似  
孫叔也有若之似夫子也形也至於網山論著句句字  
字足以明周公之志得少林之髓矣其律詩高妙者絕  
類唐人疑老師當避其鋒它文稱是然甫五十而死子  
名簡子字綺伯客死其後遂絕余童子時師事綺伯又  
與網山之嫡孫行林侯肅翁交肅翁旣序其遺文矣

某復識其後網山林氏名亦之字學可福清人一號月魚先生

樂軒集序

初網山既得師傳嗣講席戶外之屨幾半艾軒於是網山之徒又推樂軒爲高弟一日侍網山謁老艾艾受其拜接之如孫然網山僅得中壽使其高年未必終窮也樂軒七十五廼死年出於其師而窮尤甚於其師城中無片瓦僑居福清縣之橫塘開門受徒不足自給至浮游江湖崎嶇嶺海積鏹得百千歸買田數畝輒爲人奪去士之窮無過於此矣今讀其文講學明理浩乎自得

不汲汲於希世求合巽窻雪案猶宗廟百官也菜羹脫粟猶堂食萬錢也入則課妻子耕織勤生務本有拾穗之歌焉出則與諸生弦誦登山臨水有舞雩之詠焉自昔遺佚阨窮之士功名頓挫時命齟齬往往有感時觸事之作以洩其無慘不平之鳴若虞卿之愁韓非之憤墨翟之悲梁鴻之噫唐衢之哭是已樂軒平生可愁可憤可悲可噫可哭之時多矣而以樂自扁樂之爲義在孔門惟許顏子先儒教人必令求顏氏之所樂嗚呼此固樂軒之所聞於二師歟樂軒沒二十餘年余從竹溪林侯肅翁傳抄遺藁姑叙其平生大致如此肅翁又樂

軒高弟也他日居魏文貞之地秉陳叔達之筆當爲河汾先生立傳無使天下後世有遺恨云樂軒陳氏名藻字元潔

### 江西詩派小序

#### 山谷

國初詩人如潘閔魏野規規晚唐格調寸步不敢走作揚劉則又專爲崑躰故優人有擗扯義山之誚蘇梅二子稍變以平淡豪俊而和之者尚寡至六一坡公巍然爲大家數學者宗焉然二公亦各極其天才筆力之所至而已非必鍛鍊勤苦而成也豫章稍後出會粹百家

句律之長究極歷代體製之變蒐獵音書穿穴異聞作爲古律自成一家雖隻字半句不輕出遂爲本朝詩家宗祖在禪學中比得達磨不易之論也其內集詩尤善信乎其自編者頃見趙履常極宗師之近時詩人惟趙得豫章之意有絕似之者

#### 後山

後山樹立甚高其議論不以一字假借人然自言其詩師豫章公或曰黃陳齊名何師之有余曰射較一鏃弈角一着惟詩亦然后山地位去豫章不遠故能師之若同時秦晁諸人則不能爲此言矣此惟深於詩者知之

文師南豐詩師豫章一師皆極天下之本色故后山詩文高妙一世然題太白畫像云江西勝士與長吟後來不憂身陸沉勝士謂饒德操也按德操此詩去手汚吾足之作大爭地位太白非德操遂陸沉耶似非篤論

韓子蒼

子蒼蜀人學出蘇氏與豫章不相接呂公強之入派子蒼殊不樂其詩有磨淬剪截之功終身改竄不已有已寫寄人數年而追取更易一兩字者故所作少而善

徐師川

豫章之甥然自為一家不似涇陽高自標樹貌視一世

同時諸人多推下之然集中不能皆善舊傳豫章見師川雙廟詩勉諸洪進步今雙廟詩不存則其詩零落亦多矣師川在靖康中朝列有改名避僞楚諱者師川名婢曰昌奴朝士至則呼之以名節自任故其詩云直道庶幾師柳下不應四海獨詩名可謂實錄諸人所以推下之者蓋不獨以其詩也

潘邠老

東坡文潛先後謫黃州皆與邠老游其詩自云師老杜然有空意無實力余舊讀之病其深蕪後見夏均父讀邠老詩亦有深蕪之評

三洪

三洪與徐師川皆豫章之甥龜父警句往往前人所未道然早卒惜不多見駒父詩尤工初與龜父游梅仙觀龜父有詩卒章云願為龍鱗嬰勿學蟬骨蛻是以直節期乃弟矣駒父後居上坡晚節不終不特有媿於舅氏亦有愧於長君也玉父南渡後為少逢聞師川召有懷駒父詩云欣逢白鶴歸華表更想黃龍出羽淵然師川卒不能返駒父於鯨波之外玉父愛兄之道至矣余讀而悲之

夏均父

均父集中如擬陶韋五言疊疊逼真律詩用事琢句超出繩墨言近旨遠可以調味蓋用功於詩而非所謂無意於文之文也然竦之諸孫故其詩云堂堂文莊公事業何崢嶸孟子曰孝子慈孫百世不能改均父欲改之乎其志亦可悲已

二謝

呂紫微評無逸詩似康樂幼槃詩似元暉按康樂一字百鍊乃出冶元暉尤麗密無逸輕快有餘而欠工緻幼槃差苦思其合元暉者亦少然弟兄在政宣間科舉之外有岐路可進身韓子蒼諸人或自鬻其技至貴顯二

謝乃老死布衣其高節亦不可及

二林

二林詩極少曾端伯作高隱小傳云有詩文百二十卷今所存十無一二兄弟皆隱君子不但以詩重

晁叔用

喻汝礪作具茨集序云子曩遊都城與晁用道爲同門生後二十六年識公武於涪陵不知爲用道子也一日來謁曰先公平生論著自丙午之亂存者特歌詩二百許篇敢乞先生一言以發之又出其家譜謀乃知其先君名冲之字叔用世所謂具茨先生者也予聳然曰是

吾用道耶弟今字叔用爲小異耳方紹聖初天下偉異豪爽絕特之士離讒放逐晁氏群從多在黨中叔用於是颺然遺形逝而去之宅幽阜廕茂林於具茨之下世之網羅不得而嬰也既朝廷諸公謀欲起之廼復任心獨往高挹而不顧世之榮利不得而羈也至於疾革乃取平生所著書聚而焚之曰是不足以成吾名世之言語文章不得而汚也然則吾叔用所以傳於後世者果於詩乎顧其胸中必有含章內奧而深於道者矣宋興至咸平景德中儒學文章之盛不歸之平棘宋氏則厲之清豐晁氏二氏者天下甲門也文元公事 章聖皇

帝二十年當是時甄明舊儀緒正禮樂一時詔令皆出其手於是朝廷典章法度之事非六籍之英則三代之器也迨其子文莊公繼踐西省時文元公方請老家居也宋宣獻謂世掌書命者惟唐新昌楊氏及見其子而晁氏繼之叔用以文莊為曾大父以文元公為高祖家藏至二萬卷故其子孫焯掌勵志錯綜而藻績之皆以文學顯名予嘗從叔用商近朝人物嘉言善行朝章國典禮文損益靡不貫洽以詩鳴者豈叔用之志也哉雖然叔用既已油然棲志於林澗曠遠之中遇事寫物形於興屬淵雅踈亮未嘗為悽怨危憤激烈愁苦之音其

於晦明消長用舍得失之際未嘗不安而樂之也嗚呼所謂含章內奧而深於道者非耶秦漢以來士有抱竒懷能留落不遇往往燥心汗筆有怨誅悞悞沈抑之思氣候急刻不能閑退古之詞人皆是也太史公作賈誼傳蓋以屈原配之又裁錄其二賦焉至誼論三代之陶世振俗固結天下之具與夫秦之所以暴興棘亡斬文天下之術則遷有所不錄豈謂誼一不平於其中遂哀然壹鬱泣涕以死借使文帝盡用其言誼亦安能有所建立於天下乎惟深於道者道於世而不怨發於詞而不怒君子是以知其必能有為於世者也吾於叔用豈

直以詩人命之哉此序筆力浩大與叔用之詩相稱余  
讀叔用詩見其意度宏闊氣力寬餘一洗詩人窮餓酸  
辛之態其律詩云不擬伊優陪殿下相隨于為過樓前  
亂離後追書承平事未有悲哀警策於此句者晁氏家  
世貴顯而叔用不肯於此時陪伊優之列而甘隨于為  
之後可謂賢矣它作皆激烈慷慨南渡後放翁可以繼之

汪信民

呂榮陽居符離信民為教官從榮陽學故紫微公尤推  
尊信民其詩云富貴空中華文章木上癭要知真實地  
惟有華嚴境蓋呂氏家世本喜談禪而紫微與信民皆  
尚禪學

李商老

公擇尚書家子弟也東坡山谷文潛諸公皆與往還頗  
博覽強記然詩體拘狹少變化

三僧

三僧中如壁詩輕快似謝無逸亦欠工祖可默讀書詩  
料多無疏筍氣僧中一角麟也善權與可相上下

高子勉

親見山谷經指授記覽多如麥城詩押險韻略無容君態  
集中健語層出紫微公乃以殿諸人何也可升



江子之

子我弟也子我詩多而工舍兄而取弟亦不可曉豈子我自爲家不肯入社如韓子蒼耶

李希聲

與徐師川潘邠老諸人同時

揚信祖

吏道官官惡田家事事賢唐人得意語也

呂紫微

紫微公作夏均父集序云學詩當識活法所謂活法者規矩備具而能出於規矩之外變化不測而亦不背於

規矩也是道也蓋有定法而無定法無定法而有定法知是者則可以與語活法矣謝元暉有言好詩流轉圓美如彈丸此真活法也近世惟豫章黃公首變前作之弊而後學者知所趣向畢精盡知左規右矩庶幾至於變化不測然予區區淺末之論皆漢魏以來有意於文者之法而非無意於文者之法也子曰興於詩又曰詩可以興可以觀可以群可以怨邇之事父遠之事君多識於鳥獸草木之名今之爲詩者讀之果何以使人興起其爲善之心乎果可以使人興觀群怨乎果可以使人知事父事君而能識鳥獸草木之名之理乎爲之而

不能使人如是則如勿作吾友夏均父賢而有文章其於詩蓋得所謂規矩備具而出於規矩之外變化不測者後更多從先生長者游聞聖人之所以言詩者而得其要妙所謂無意於文之文而非有意於文之文也余嘗以爲此序天下之至言也然均父所作似未能然往往紫微公自道耳所引謝宣城好詩流轉圓美如彈丸之語余以宣城詩考之如錦工機錦玉人琢玉極天下巧妙窮巧極妙然後能流轉圓美近時學者往往誤認彈丸之喻而趨於易故放翁詩云彈丸之論方誤人又朱文公云紫微論詩欲字字響其晚年詩多啞了然則欲知紫微詩者以均父集序觀之則知彈丸之語非主於易又以文公之語驗之則所謂字字響者果不可以退惰矣

總序

呂紫微作江西宗派自山谷而下凡二十六人內何人表顯潘仲達大觀有姓名而無詩詩存者凡二十四家王直方詩絕少無可采餘二十三家部帙稍多今取其全篇佳者或一聯一句可諷詠者或對偶工者各著于編以便觀覽派中如陳後山彭城人韓子蒼陵陽人潘邠老黃州人夏均父二林蘄人晁叔用江子之開封人

李商老南康人祖可京口人高子勉京西人非皆江西人也同時如曾文清乃贛人又與紫微公以詩往還而不入派不知紫微去取之意云何惜當日無人以此叩之後來誠齋出真得所謂活法所謂流轉圓美如彈丸者恨紫微公不及見耳派詩舊本以東萊居後山上非也今以繼宗派庶幾不失紫微公初意

後村居士文集卷之二十四



